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金文靖集卷七

詳校官編修_臣裴謙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楊世倫

謄錄監生_臣史成雲

欽定四庫全書

金文靖集卷七

明 金幼孜 撰

序

贈太師夏公輓詩序

昔在有周召公畢公佐文武以定天下既相成王又相
康王嘉謨偉烈施于國家被于生民故詩人之頌召伯
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康王之告畢公曰惟

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蓋古今所稱元老大臣與國同休者莫或過之也惟我聖朝天啓昌運篤生賢臣為國良輔若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傳戶部尚書贈太師謚忠靖夏公原吉早以明經領薦入仕事太祖皇帝累遷為戶部侍郎事太宗皇帝為戶部尚書屢兼六卿之政事仁宗皇帝洎今上皇帝居保傅之任前後四十餘年其勲績之茂在太宗時為最久輔弼之勤在仁宗今上時為尤著揚于朝廷播

于天下垂諸國史人人所共知見也蓋公以純明淵懿之資宏博寬裕之量德優才具罔施不宜而其踐履之確寵辱不動其心始終不渝其操人無賢不肖皆歆仰愛慕之而無所間故其歿也天子興悼百僚盡傷下及武夫胥吏識與不識咸相與咨嗟歎息或為之涕泣霑襟嗚呼何其感之深而傷之切如此耶其賢者感深傷切而尤有不能已乎其情遂相率作為詩歌以輓之是皆出於人心之自然非勉強而致也嗚呼若公者方之

詩書所稱元老大臣如召公畢公者又豈愧之哉予嘗
論之國家有大混一之氣運必有大混一之聖君賢臣
以成之故夫周家開八百年之業者以文武成康為之
君周公召畢為之臣也我朝列聖在上創業繼統光啓
鴻圖又有若公輩諸臣為之輔則所以行聖明無窮之
緒者夫豈偶然哉輓詩成什諸君子俾予序之予因述
公平生之槩且著公之所以有係於國家者弁其端庶
觀者知所考也

大學士胡公輓詩序

予友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廬陵胡公光大以疾卒于北京之官舍訃聞上為之嗟悼不已詔遣禮官賜祭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既又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江西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胡公若思為銘公之墓而一時縉紳大夫與公交游者皆為詩歌以輓之公之子穆以予託交之久請一言叙其首簡嗚呼公以故家大族承先人之遺緒篤志厲行力學好古

端方純確不事表暴自其少時已有聲烜然馳於遠邇
而其氣識之超詣風韻之邁逸尤非他人所能及一旦
出而戰藝文場決巍科踐清華遂知名天下今天子入
正大統公特被眷遇秉代言之政侍從之久幾二十年
小心慎密克盡於職公雅善筆札而才思敏速其為文
溫潤典則每數勅俱下公索筆一揮恒數千百言頃刻
而就略無血指汗顏之態至於典冊之施詔誥之播故
實之講所以黼黻贊襄而裨益於國家者公可謂兼盡

其美者矣抑予於此而重有感焉予辱與公同年幸同
官翰林既又同處秘閣食焉而共按坐焉而連席道義
志氣之相孚論議可否之相正以至朝夕出入所以被
顧問近清光而蒙賚賜者又未嘗不同其榮焉至於相
與切劘淬礪討論辨難以規予之不及者公之德可謂
厚矣嗚呼孰謂一旦公先棄我而逝雖其光華振耀生
榮死哀固可以無憾然俾予之孤陋失其所依自茲以
往予之過將誰為之警飭而其職論思被顧問以任黼

黻之責者非公其誰足以當之予也雖獲策其駑鈍以圖報稱於萬一然追惟曩昔與公交游出處之相同心腹肝膽之相照而一旦溘焉永決如予者又烏得不怛然悲愴而有無窮之感哉姑因穆之請錄公平生大槩以為序且以泄予之哀焉

贈彭墳赴廬州郡庠司訓序

憶自永樂改元之初蒙恩脩員禁林而予友周君岐鳳亦來為國子學官方是時予之子麒與君之子叙俱以

垂髫方向學往來游好蓋有切偲之益後數年君復出
教長洲而彭墳往來京師復從予游蓋墳於麒有連袂
之好皆君之子壻也由是三人者相頡頏奮然致力於
學不肯屈儕輩下予竊異其有以自立而君亦期望之
以遠大也洎予扈從兩京以南北寥邈不得躬親訓誨
獨叙首以書經登永樂戊戌進士第為翰林編修又數
年予麒亦幸以書經奏名賜進士出身至是墳又以詩
經應聘分教廬州郡學適君以職方員外書考至京間

謂予曰是一子二壻幸皆無忝於教訓然尤冀玉其成以終惠焉既而叙復以墳之行請一言為教於戲予於墳之行果能默而已乎夫士之學貴有諸已則推以及人者皆吾之所同得於天而非有異焉者也况學校之教聖人所以盡人之性也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冠婚喪祭朝覲會同射飲軍蒐斯道之行於日用彝倫之間亘古今而不可易者也墳既由是而學之則其施以為教者又豈外此而

它求哉雖然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墳尚去此而益致力於聖賢之學以造乎高明之域則是行也豈惟推及於一郡將見他日德成名立所以達之於天下國家以成其功用者皆是道之推也墳倘過家為二親壽幸與麒相見其亦以是語之是為序

贈禮部蔚尚書致仕序

南京禮部尚書蔚公文璽以年逾七十乞致仕於朝上閱其情勅賜歸田里公感上恩深厚特詣闕謝及陸辭

復賜鈔萬緡為道里費於是其部屬之居行在者咸榮
公之歸乃來請文為餞惟士之生也四十而仕五十服
官政七十致仕蓋常道也然其間有以勞悴早衰或引
年之不逮者往往而是其能全名終始進退以禮而遂
其志之所安者蓋十不二三焉公世家廬之合肥洪武
中以明經薦授戶部度支主事轉員外郎出為山西叅
政永樂間復用薦入為戶部侍郎尋改禮部洪熙初元
特陞禮部尚書前後四十餘年歷躋顯要逮事四朝其

端謹之行廉勵之操內有以竭盡其忠誠外有以致力於勞勩蓋於人臣之職殆無所愧矣今幸遭國家太平四海乂安聖天子大興文治篤念舊人但公得以引年以遂其退休之私視世之人未老先衰或引年不逮而進退始終之弗遂其志者可同年而語耶公去此而休矣巢湖肥水之間風物如故有田廬松菊可以供盤桓有琴尊几杖可以適燕閒有旨甘滫瀡可以備調養而又有故人賓客歲時相與往來嬉遊以資夫笑談之樂

其快且適為何如耶雖然古之君子去國其忠愛之誠
恒惓惓不忘公念生平遭遇所以享富貴壽考於今日
者果誰之賜歟尚以忠孝教其子孫以禮義率其鄉人
涵泳聖化頌歌太平以上報聖天子眷禮之厚此則區
區所望於公而亦公之所不能自已者公其以為如何
是為序

贈禮部侍郎儀公致仕還鄉序

君子之仕也能以其所學見之躬行施之於國家以成

其事功而其老也荷朝廷眷遇之隆得遂休致以歸榮
於其鄉此誠古今千載之遇而臣子終身之至幸者也
乃永樂十九年辛丑夏四月禮部侍郎高密儀公某以
年八十有二祇奉聖天子德音謝其事以歸中外聞知
者咸為公賀其部屬從公之久者尤惻惻然不忍其去
乃相率徵言以為公贈公為人亢爽秀朗剛毅廉直德
茂而學豐氣充而操篤始典教郡庠以薦者即擢任牧
守繼領通政兼職官僚未幾擢陞藩閫入貳宗伯復詔

侍從皇大孫贊翊導輔之勤講論啓迪之功孜孜焉不
懈於其職而近年以來公以年齡之高步趨出入之艱
當宁興念所以期公之引年謝事以佚老于家者已非
一日矣而公拳拳於忠愛未嘗敢以是為言至是弗欲
重勞特命公以今職致仕且賜勅獎勞天語之眷容宸
衷之眷注煥乎日星之麗爛乎雲漢之輝其為寵榮光
華誠莫與比而所謂古今千載之遇臣子終身之至幸
者獨於公見之矣雖然公以布衣發身經術逮今數歷

中外者幾四十年觀其自少至壯自壯以至于老其輔
時及物之心未嘗少忘卒之顯融盛大全名終始壽考
康寧登于太平今之歸也優游田里與故人賓客置酒
高會上以頌聖天子禮賢優老之厚下以歌聖朝太平
熙皞之盛使其鄉人子弟仰之以為法受之以為教于
以敦化而厚俗厲德而勸善則公之今日受上之賜者
豈徒為一身一家之榮而所以被及于鄉邦者其光耀
亦永永無窮焉是為序

送楊允嘉歸閩中序

余嘗觀夫公卿家之子弟其家教之良而性質之美者尚矣否焉其高者則恃問學矜文辭自謂才美出乎衆人而其流失於傲其卑者則假聲勢徇貨利自視家之富貴若固有之而其流失於侈侈與傲并習與性成其能保其家之悠久而不貽士君子之譏者鮮矣予友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公以宏儒碩學歷事太宗仁宗逮今上皇帝蓋三十年于茲矣公之遭

遇之隆倚任之重勲業聞望著于中外而恒謙抑退讓
若不勝衣且尤拳拳焉嚴其家教防範裁制具有條理
而其諸子森然玉立皆恂恂謹飭平居誦詩讀書事親
敬長藹然孝弟未嘗以貴富為侈傲之習是雖公教使
然亦其性質之美有非人力之可强者予嘗舉以自勵
而美歎其不能及也公家建寧諸子更迭來省侍允嘉
公之季子也敦厚穎敏侍公數年從師講學勤甚公嘗
遣之歸以學未成願自留卒業又再期今年逾弱冠將

命之婚以公命來告別余嘉其志既為詩勗之矣而翰林侍讀李君時勉錢君習禮復相率賦詩餞之屢來屬余言為序予與公同第進士同官禁近志同道合才雖不逮於公而前後出處未始不同也今相視皆蒼然老矣見允嘉兄弟之卓立如此得不深為之喜耶公可謂有子也已雖然允嘉之歸豈惟公所屬望予與諸君子亦深所期待尚日孜孜進於高明不以其所已能者自足而益以其所未能者自勉則他日所至其可量耶允

嘉勉之

送國子監丞熊仲彰省墓南歸序

古之仕也貴於志之遂而道之行也彼其居百司庶府之任有民人社稷之寄仕而能遂其志者有矣而於道或窒而不能行焉若夫職師儒者秩雖卑而實尊官雖冷而實清外有以淑郡縣之俊秀內有以育天下之英才其可謂志遂道行而異乎他官者矣而世之居是職者果能遂其所志而俾其道之行也哉吾郡之清江熊

君仲彰早歲從先少保雪崖先生游洪武中以明經舉
于鄉授四川南溪教諭陞國子學正再遷監丞前後三
十餘年皆以教導為職業而獲遷擢之美可謂難也已
其居監丞也則其秩為益顯其道為益尊而其志益可
遂矣夫以天下之大英才之衆萃乎太學歲率數千人
所以佐祭酒司業以施教者唯監丞也是故諸生有勤
學好脩而精于業者得以勵之而使勸有學行悖戾而
隳于業者得以責之而使懲凡日用食息動靜語默之

間少有乖成規逾禮節者丞皆得以詰治之然則數千
人之衆所以仰望而則效之者惟於丞是視其所係之
重為何如哉苟非博學以導之端已以先之其於所職
且不能盡尚何志遂道行而有譽於時乎君久居師儒
學博而才優身端而行飭於夫丞之為職亦可謂盡之
者矣今年以三載秩滿績最受勅荷褒嘉之榮碩念丘
隴展省久曠援例陳請以歸鄉之縉紳大夫在朝者來
請予言贈之夫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人之志也即仕

畫繡而歸榮其鄉亦人之志也然君今皆有之矣是行
申孝敬於奠掃之餘訪宗戚於睽違之後促裝重來以
莅厥職勉圖報稱益敦吾道則非惟太學之幸而於吾
黨斯文亦重有光焉予與君幸同郡而同門相知最久
於其去嘉其志之遂道之達而復期望於將來也故為
之書

送指揮李固忠赴河南都指揮僉事序

聖天子嗣統之五年民物康阜海宇乂寧思惟守成之

世恒安於文治而忘武備必詰戎兵揚武烈振怠弛之
政以永無彊之大業而後可焉乃詔選武臣之老成練
達軍政者往莅天下諸都司且命必經數人推舉者而
後用之聖上經理天下之心文武並用之術深且遠矣
猗與盛哉於是金吾右衛指揮使李進固忠以選擢河
南都指揮僉事戒行其友人李福輩相率來請文贈之
予惟武勲世祿之家能嗣守先烈者固難而克自建立
以光前休者尤難也固忠之先君子當太宗皇帝靖難

初早立戰功累官至千戶階武德將軍固忠以其先君子功超授金吾右衛指揮同知其後以從征沙漠再遷指揮使今復以選授任帥閫非其積累之有漸而衆心所推服以合於公道者曷克臻茲且固忠為人端方簡靜處心平恕事朝廷以忠謹為本家居無事即焚香誦佛書未嘗敢萌非分以事請求其操持如此則其平生可知矣雖然河南為中原重鎮固忠是行尚益體聖天子奮揚武威振起治功之心率其所屬盡保邦禦侮之

道俾兵不屬民而訓練之有方民安耕織而警備之無虞則為無負今日選任之意而於承先裕後之道益有光矣固忠尚勉之

送劉長謙赴廣東叅議詩序

宣德四年二月中書舍人劉君長謙除廣東布政司叅議其友諭德周君崇述相率賦詩為餞而屬予序之始予以進士給事內廷即識長謙於太學及予備員禁林長謙乃以薦與脩太祖高皇帝實錄逾年書成擢中書

舍人計其相與出入朝著蓋三十年于茲矣長謙為人
端謹持重平居恂恂不妄發一言與人交和氣滿容其
居職勤敏小心每誥詞既下必謹率同寮相與叅稽讎
校然後正襟端席而精書之蓋不啻若對上帝而臨師
保也以是歷任之久自始至終無纖毫差爽以玷於其
職焉今天子宵旰圖治方柄用儒臣以長謙久於其職
特陞擢之俾貳藩閫其亦可謂榮且重矣然長謙為天
子近臣非他人可比而方面之寄所以承流宣化為郡

縣庶司之所瞻仰又非尋常職任之可擬則夫天子所以待近臣而寵任之者可不謂榮且重哉雖然長謙之去尚當體聖天子閔念元老之意於今或政有所未舉或化有所未洽必審度而諮諏之何者而便於民何者而屬於民汲汲焉若奉漏沃焦釜以圖其理庶幾山顛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以樂太平之治斯則聖天子委任長謙之意亦長謙報天子之職也長謙行矣尚慎重之哉

送劉長史天錫致仕還會稽序

國家優禮臣下顯榮終始而凡任職內外無小大年至七十者皆得謝事而歸恩德之厚曠古鮮儔乃宣德己酉之夏會稽劉天錫先生以淮府長史自陳衰耄弗堪任事遂得賜歸其鄉既將行其鄉之仕于朝者咸來請予言為餞先生在洪武丁卯以明經領淞江鄉薦會試名在乙榜授南康星子學官其後改安慶之望江歷二學施教皆有成法而諸生多所造就永樂初元以秩滿

擢校書司經局尋復為沂州學正未幾用薦為禮部試
官竣事陞吏部考功主事洪熙改元封建親藩詔選文
學老成之士充職輔導以先生常為功臣特拜淮府長
史而自居職以來蓋亦駸駸而老矣一旦懸車將翩然
去之其喜為何如耶夫人臣之事君貴於進退以禮先
生自少而仕既壯踐歷中外蓋四十年於此矣竊惟先
生為人癯然清介淵乎其有道充乎其有容中局坦夷
不事表暴閒居終日罕接人事疏食水飲左圖右書裕

如也乃今以耄齡引年而歸非知止戒益進退以禮者
能若是乎先生南望越中言還桑梓壽考永艾日與鄉
人父老優游林泉之下尚能作為文章以頌歌聖天子
至仁之化而復以其餘教其子若孫以及其宗族鄉鄙
使之入孝出弟仰之以為訓奉之以為法則古所謂父
師少師者非先生之謂歟予昔領薦于鄉先生實與選
士相從之久知先生之為最深顧鄙陋之辭奚足以為
先生重第以疇曩之好有不能以默然者故因諸君子

之意而致其嚮仰之私如此云

送貝伯舉歸金華序

國子祭酒金華貝先生之長嗣伯舉今年自家來省先生于京師居數月先生以其有家政之任復遣之歸監察御史胡器陳紹夔中書舍人干需鴻臚寺序班黃惠太學生羅震楊延於伯舉有交游之舊相率來請文為贈先生初為教諭新淦日伯舉始生子時猶未仕也洎予叨有祿仕于朝先生秩滿遷國子助教陞司業以轉

今官前後蓋三十餘年伯舉往來兩京未嘗不與予接然伯舉方屹然成人而予則蒼然而老矣伯舉自幼莊重異常兒及長勤學好問克承親志數年來雖侍其慈顏膺幹蠱之勞而與其弟仲勤歲時更迭來省婉愉承順實有以慰先生之心且聞伯舉兄弟居鄉里恂恂然凡所以接姻族待賓客以至於吉凶慶弔往來餽問之際又皆周旋有度輕重適宜未嘗有傲僭之失以是人皆愛重之則其飭身謹行篤於孝弟者可知矣於戲堯

舜之道本於孝弟先生居首善之地專教育之枋固常以是率其下也使伯舉兄弟於事親之道少有或怠其能見重於人哉夫教由身以及家由家以及國與天下先生父子之間既盡其道則其為天下士子之法也不亦宜乎伯舉之歸慈侍定省之餘尚益勉於自脩俾他日德成名立以永貝氏詩書之澤則於先生之道益有光矣予既嘉伯舉之克奉家訓又因以知先生之有所本也於其行遂書以告之

贈王裕還臨川序

吾江右臨川多鉅儒在宋時有若晏元獻公王文公及
曾南豐陸九淵兄弟俱以文章政事著名當時至有元
時則又有若吳文正公以道學為已任師表後進名聞
天下故士生其間仰其流風遺韻皆卓卓然有以自立
者予處翰林得友人王君時彥者臨川人也時彥以名
進士入翰林累官侍講其為人周慎冲密器宇凝峻問
學該洽充其中不事於表暴和其外不流於阿徇進退

辭讓惴惴焉如不勝者予於是而知時彥所立非偶然
而致者蓋有鄉先達為之表率故也今年春時彥之子
裕以明經領鄉薦而來將與多士掉鞅文場適以後期
弗得與遂得候其父起居越數日時彥以裕來見予試
察之目其貌則和而莊耳其言則端而確叩其業則易
而習而於動容周旋則恂恂焉恭下而有禮予於是而
又知裕之所立非偶然而致者蓋有嚴父以為之表率
故也乃秋九月裕念祖母在堂承其父命將歸省於家

來請言為別予不敢辭則為之告曰子由臨川歷數千里以致於此所以觸乎目接乎耳得之於見聞者亦既富矣尚何待於予言哉雖然予聞之天下之事皆有足惟學也不可以有足何也蓋性命道德之蘊禮樂刑政之用古今治亂成敗得失之迹載之於經著之於史紀錄於百家若海委河輸其深無崖其浩無際自少至壯自壯至老盡日夜之力有不能博極其旨趣窮探其涯涘尚何敢須臾頃刻懷自足之心哉子之歸也尚勉求

聖賢之懿致察於日用彝倫之間防慎於念慮幾微之頃微之以前言往行日求其所未知未能以期追踪諸先達為臨川之光是則乃父之所望而友朋之所期待者也舍是予無以為子言子行矣尚勗之哉

贈周子宣還吉水序

吉水多故家文獻惟泥田周氏綿歷數百年愈久而益盛愈遠而不替者蓋由其世篤詩書累德積慶而子孫之賢有以繼承之耳先大夫諭德嘗言今之故家饒於

財賦者不足貴惟能敦禮教以紹續先世之緒者乃為
可貴若泥田諸周其財賦之盛他族或可等獨文獻忠
厚之傳至今不泯者則非他族所可及聞者莫不以為
確論予自弱冠以來與周君岐鳳交莫逆其時有若仲
源甫則君之曾大父行也雍容儒雅不事表暴虛已下
人罔焉如不足禮賢待士汲汲如不及教族人子弟懇
懇焉以忠信孝弟為主本居鄉里以周窮卹匱為先佳
時暇日則深衣大帶與賓客故人放情於烟霞山水之

間或絃琴而共酌或雅歌而投壺或登高而眺或臨溪而漁或枕石而卧或引樹而吟蓋深有得夫光風霽月之趣今仲源墓已宿草矣獨其流風遺韻猶可想見而其仁義忠厚之澤藹如也於乎何仲源德善之美一至此哉今年冬十月仲源之孫子宣來京師相見因與酌酒道舊故慨前輩之凋落念交游之疎濶則有不勝其感歎者子宣將歸鄉人士之仕於朝者皆為詩以餞之而屬予為序方聖天子營建北京四方會同舟車輻輳

凡百工羣有司以及藝能之士莫不奔走効勞趨事赴功維時天人交贊百靈薦祉祥光燭霄卿雲捧日白鳥產於京府麒麟來自海外白象貢於交趾天馬呈於渥洼壽星現於南極嘉禾出於畿甸諸福之來不可殫紀子宣遨遊兩京幸目覩其勝以為昔之所未見者今則見之矣昔之所未聞者今則聞之矣虛而往實而歸子宣亦何其幸哉歸拜家慶與族人鄉黨置酒高會必有為之歆慕歎羨求如子宣之遭遇者有不可得矣因其

行故述其所懷而徵以世家文獻之舊與夫疇昔交游之好序以送之

贈進士蕭迪哲序

予昔為博士弟子員有蕭竒迪哲嘗從予遊銳敏勤篤刻志於學蓋駸駸乎其未已也及予來京師十有二年忽聞迪哲領鄉書來南宮會試予躍然以喜曰是必將取高第者也其年春二月予受命典司文柄不意迪哲竟遭黜落遂入為國子監生明年聖天子巡幸北京又

二年適當賓興賢能之秋天下之士來會試者凡三千餘人而迪哲亦與計偕予又躍然以喜曰是行取科第也必矣及撒棘中選者三百五十人迪哲果占名第九三月一日上臨軒策試予忝與讀卷後三日臚傳而迪哲又占名第二甲賜進士出身烏乎迪哲亦可謂榮且盛矣既釋褐吏部請循例命諸進士試事于羣有司於是迪哲復得還南京所與遊者皆賦詩為別復求予言以自勗予謂國家之得人也為難而用人也為尤難得

一才必養之於十數年之久而後可以達於用及其用之也又必歷試之使其諳練於政事而後授之以任其養之也甚厚其望之也甚至士生斯世遭遇聖明感恩寵之隆則所以上報國家而自待之重也為當何如哉迪哲蒙教養之恩發身於經術其於脩己治人之道講之有素使其受一職以往夫豈不可乃猶歷試之而不肯輕用焉蓋將以擴其見聞宏其智識練達其才而期之以遠大耳吾冀迪哲之往也尚益勵其志敬其行動

其職致謹於戒慎恐懼之際朝夕孳孳以求無負於聖天子待遇之厚異時出而黼黻鴻猷輔成治化建功立事而垂聲光於久遠者吾於迪哲有望焉迪哲勉之

送王彥脩僉憲四川序

國朝方面之職有藩閫以莅民政有帥府以總軍務而又設按察使以臨之蓋其職專任風紀激濁揚清廉問得失詢察民隱凡一道之利病無不得言之其為任甚重也皇上繼承大統宵旰圖治簡拔賢士而於風憲之

職尤慎擇其人蓋以其為朝廷耳目之司生民休戚之所係非有清廉孤直之操疎通練達之才不足以處之永樂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友人王君彥脩以工科右給事擢四川按察司僉事將行凡所與游者皆相率賦詩以餞之而俾予言弁諸首簡彥脩由科目發身列職禁近日侍聖天子左右閱歷庶務幾十餘年習之久而聞之熟一旦祇承寵命任臬司之寄其所以發於政而施於事者譬猶駕輕車而馳康莊吾固知其易易耳雖然

按察之任非他職可比苟非其人不失之疲懦則流於寬縱不失之矯激則過於苛察如是而能稱其職者蓋鮮矣彥脩之往也毋訐訐以為能毋察察以為明必曰寬滯之未伸吾思所以平之奸蠹之未清吾思所以去之風俗之未一吾思所以齊之民生之未遂吾思所以蘇之吏治之未舉吾思所以糾之揚憲軌而樹風聲秉廉介而勵冰蘖使人望而畏之如烈日秋霜孰敢易視而輕犯之哉嗟夫君子之仕也非其位則不得於言得

其位或不足於言皆世之所病也彥脩得言之位當言之路所以濟時行道以上報國家者政在於斯苟為得其位而有所不言言之而有所不行行之而害於政病於民此非予之所敢望於彥脩也彥脩尚勉乎哉

贈兵部尚書陳公赴交趾序

交趾去中國最遠限山瀕海僻處南徼萬里外自古以來夷人相虎吞迭為雄長漢唐之世雖嘗置郡縣然反側叛服卒無寧歲下逮宋元遂弗能制由是胙土錫封

建國安南更歷數傳桀驁滋甚以至黎氏父子戕殺其
主乘黃屋左纛鷁張狼顧將與中國抗衡歲時貢獻往
來狙詐益甚天子震怒命大將帥偏師往討之首惡就
禽凡黨與相煽結者悉獮薙無遺遂以其地為郡縣建
交趾布政司以統之方王師之南征也吏部侍郎陳公
叔遠實受命以從公為人沉默謹愿小心周密其在閩
外也凡軍旅之調度餽餉之經營邊務之計畫以至胥
史筆札之細微皆預領而叅決之暨交趾既平號令更

新選吏以理其民公勞來綏輯哺饑煦寒而又以宣上之德意納之於春陽和煦之中近年以來瀕海之區寇孽伺釁阻險負固復相聚動搖掠民資畜為生活用是弗寧事聞仍詔大將軍英國公臣輔提兵往靖之公復受命以從至海上逾年遂擣其巢穴縛首禍者數人俘獻闕下交趾肅清民大喜以寧去年秋九月班師公從大將軍入覲宸衷豫悅特賜宴賚擢陞兵部尚書光華寵耀榮及友朋而公尤栗栗焉偃倮謙退若不能勝者

烏乎此可謂厚德之君子者矣居閒聖天子因念及交趾方內附禮樂教化未大洽于民且其地方數千里為交南重鎮非假大臣以鎮撫之則不足以宣昭威德惟公負才能聲望於其民情俗尚之所安政令寬猛之所宜與其山川城守之所備皆嘗圖度而熟察之乃復命公以往朝之縉紳與公游者皆賦詩酌酒飲餞于都門之外而屬予叙之予謂士之未遇也患不得其位既得其位也患其道之不能行位得矣道行矣而上足以結

主知下足以為民望此尤古人之所難而不可以必焉者也若公之遭逢盛際德足以稱位才足以立事道行志得為聖天子之所眷注十年之間出入勞勤揚天威於萬里馳英聲於海上而屹然為交南之望方且自致於青雲之上建立功業以古之名臣自期待此其志則公之獨得而他人固有所不識也公行矣尚周爰諮宣誕昭德音以副聖天子一視同仁之意使交南之民屬望於公者如始來之日則惠之所及者遠矣公行矣尚

慎重之哉

送蕭知州還深州詩序

始吾友蕭伯辰以薦擢知泰州四閱月丁內艱而歸其民皆咨嗟繾綣至相與挽留之不實人或怪之以為伯辰之政教未有以決於人人果何以得此哉及服闋來深州未數月而聲譽籍籍在人耳目其人之愛慕之者無異於泰州然後知吾伯辰之政果有以異於人矣伯辰為人周慎冲密無疾言遽色當其家居時謹身飭

行篤於孝友所以涵養而淬礪之者非一朝夕矣及出而遭值聖明則勉竭忠盡力所事兢兢焉業業焉惟恐失墜以貽鄉里之辱逮今數歷幾三十年終始如一誠可謂耿介拔俗而傑然特出者矣今年夏五月伯辰為其州三年當報政于朝乃由州而上之府府考之其職稱復由府而上之吏部吏部考之其職亦稱至是又以其績而上之天子命復還其州凡縉紳大夫與伯辰游者咸賦詩酌酒為賀伯辰辭謝至再三告其友金善曰

伯辰蕪陋寒劣無過人之才學不足以適用道不足以濟時政不足以為理徒以遭遇明時忝牧守之寄尸位竊祿苟延歲月未嘗有一善可以為士君子稱道今為吾賀實以益吾之愧而重吾之不德耳子幸有以教之庶幾俾伯辰有所持循而無負於諸公之所望也予聞其言而解之曰士之仕也惟守令得與民親可以展其行道濟時之心而鮮能舉其職以盡夫牛羊菽牧之寄往往不失之寬縱則過於苛刻不流於委靡則過於矯

激乖其廉潔之操忘其奮厲之志曾未及究其所施而
身辱名喪遂為棄人重可歎也伯辰慈祥宜弟練達老
成介特之操凜焉而不變長厚之風藹然而可接所至
政績昭昭人用和悅庶幾無愧於古之良吏矣而尤且
謙退自下若不能勝者此豈非所謂慎終如始而卑以
自牧者歟雖然以伯辰之所存而施於政者如此由是
而益勉焉以求無負於國家無負於深之人吾知他日
之超躋顯庸有未可量而潁川勃海恐不足為龔黃久

淹也伯辰拜而謝曰僕何足以望此惟是所以教我者不敢不勉

贈歐陽太守之長沙序

長沙故大郡地廣物衆統屬邑十有二其人勁悍決烈尚勇而好爭非得疏通練達介特廉明之士不足以治之蓋疏通練達則足以剗煩裁劇而不滯於事理介特廉明則足以律已正人而不廢於官政此長沙所以在於得人而吾友歐陽聿脩所以克稱其選也聿脩學通

於古有才識燭理而敏於事特立而不阿始為茶陵令
豈弟愛民卓卓然有古循吏風今天子即位之初用薦
者入為大理評事繼為監察御史論議激揚侃侃焉著
風裁之節永樂十年冬擢知廬州府未幾以事去當改
調適長沙缺長吏而難其人遂以聿脩往莅焉朝之縉
紳士與聿脩游者既為之賀而又惜其去也乃相與賦
詩酌酒為餞而以首簡授予竊惟聖天子自莅阼以來
宵旰圖治拳拳焉於郡守縣令之選非得人為理未嘗

苟且而輕授之蓋以守令者民之師帥其任甚重而凡俗之登耗政之隆替教化之張弛民之休戚靡不係焉聿脩既負通達之材敷踐中外多歷年所其所以發於政而施於事者如工之於規矩方圓無所施而不得其宜又豈在於他求哉雖然善為治者察民之緩急先後則用力少而獲效速反是未有能得其理也聿脩昔在茶陵與長沙密邇其民情之趨向風俗之好尚與夫山川風氣之美惡有不待詢察而知者至於一郡之得失

利害非耳目所及者則必謀於其屬告於其父老為今
之政訟獄有未平者歟盜賊有未弭者歟徭役有未均
者歟奸蠹有未清者歟民生有未遂而吏治有未興者
歟苟無所聞則已一有所聞則必力行以求其治使無
一夫而不獲其所如此則庶幾無負於聖天子愛養元
元之意聿脩行矣尚勉乎哉

贈應太守赴臨江序

聖天子臨御以來勵精圖治宵旰孜孜惟欲利安元元

以成三代雍熙之化十餘年間屢下求賢之詔勅吏部
慎選守令非名德碩望歷試有司治著明效者弗與是
選乃永樂四年冬通判延平應侯子澤用薦者擢知臨
江下車之初即詢察民隱問政之緩急先後舉凡可以
惠利於民者無所不用其心由是其民皆樂於其政居
無何侯以外艱去服闋調守彰德比以舊官還得代上
行在吏部適臨江久缺長吏乃復以侯莅之於是吾郡
之人仕於朝者莫不以侯之賢而克當其任也遂舉酒

為賀且賦詩若干篇為贈俾予叙其首簡昔予於侯之
往也嘗預離觴之末僭屬筆一言矣今於侯之行而重
為之告者則以諸公之拳切屬望於侯者其意甚深是
以欲辭不獲欲默不可而不得不為之言也嗟夫天生
萬物不能以自治也則命之天子天子統萬民不能以
徧治也則命之庶官是以內設六卿外設藩閫臬司暨
府若州若縣皆所以為民也而所以與民親得達其情
者惟守令為然然非博達明敏之士庶足以自守才足

以剗繁量足以容衆而慈祥豈弟足以施於政者弗克
以居之侯昔在郡時寬厚廉恕雍容不迫懼民之弗親
也常下之懼其情之弗申也常達之蹈循良之風行平
易之政故遺愛及於人者油然有甘棠之思則今之往
也凡一郡之得失利害有不待詢察而後知發號施令
有不必計慮而後行若駕輕車就熟路而無有齟齬凝
滯於其間是則侯之所以及乎人而人之所以沐侯之
惠者又非昔日之比矣雖俾予之子弟亦得以詠歌優

游於田里之中而為太平之民則所以蒙侯之惠者又可勝計哉遂為之序於是乎書

金谿王氏族譜序

古有宗法有祭法皆所以統族屬叙昭穆敦本始而薦孝弟之道也大抵宗法行其族雖繁而不亂祭法行其統雖分而可合去古既遠宗法廢墜而祭法不舉於是族無所統各親其親各子其子昧疎戚之誼失昭穆之序至有老死不識其宗族而甚至相視如途人者有之

此世之君子所以深致意於斯而譜之不可以不作也
友人王君時彥嘗授予以家譜一編觀之既則請予一
言以序其端予不敢辭乃為按譜而序之王之先與周
同姓春秋時有王子成父者以勞績始賜姓居大原至
東漢有名烈者以行義聞號其所居曰君子鄉唐貞元
初君子鄉之後曰仲舒者少孤奉母居江南後仕為江
南西道觀察使以歿葬洪州因家焉其居臨川者自洪
而分由臨川而居金谿者則始於宋廸功郎宗達也宗

達之後有曰東憲居士曰小憲先生曰頤齋俱以行義
文學著稱於一時頤齋之後若子成脩本尤博學能文
辭孝友之實聞於其鄉脩本有子英今天子即位之初
以明經登進士第累官翰林脩謨忠謹端慤有聲于時
英與予同官禁林稱時彥者其字也夫自宗達至時彥
凡九世幾二百年其間積德累慶淵涵渾厚如木水之
有本源浩乎注江河干雲霄而不可禦者此無他蓋由
本之以詩書充之以道義脩之以孝弟忠信以馴至其

盛也時彥常曰物久者不能以無蠹事久者不能以無變族久者不能以無弊則所以救其弊者亦數本之道焉於是為之譜牒以明其等降衰殺之節使遠者可近而不至於易失疎者可親而不至於易離衆多者可合而不至於易分蓋亦統族於宗合族於祭之遺意也然則時彥之用心可謂至勤且厚矣繼今以往有能即是而求之培本濬源益勉於為善以敬承其世母遠而失也母疎而離也母繁而分也使既往者之不絕而方來

者之不替庶幾有得於時彥統宗合族之意而於尊祖敬宗之道或亦有所感發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觀於斯譜者尚益敬重之哉

送謝繩正南歸序

余少時嘗從先大夫諭德雪崖先生客吾邑莒洲謝氏之塾于時謝君子平乃以訓子為事虛已下賢常若有所不及而先大夫執禮抗義獨以師道自任子平有子四人瑰偉卓邁森若玉立其季曰繩正尤穎異秀爽與

予齒相若而所習之業亦與予同所聞於先大夫者亦與予無異也風晨月夕相與切劘講貫志同意合蓋有甚相得者既而時異事遷東西散去予平與先大夫亦相繼傾逝予後備員庠序忝以明經登進士第擢官詞林而繩正亦抱其所業放浪江湖間睽違間闊屢易寒暑去年夏六月繩正買舟泛彭蠡上金陵道淮泗涉梁宋過齊魯之邦而抵幽冀之都蓋將以攄奇發粹擴其見聞而豁其心目也今年春予扈從來北京適與繩正

相值於金臺之上即命酒觴酌道舊故握手盡歡促席
接膝疊疊忘倦越數月還江右謂予相知有素徵言為
贈予謂繩正以方壯之年負英邁之氣追慕昔人遊覽
之勝不肯以隘陋自居乃徧歷名山大川通都巨邑以
發舒夫胸中之奇氣吾知其所得益深所見益廣而所
聞者益富矣今之歸也展拜家慶奉觴上壽與其兄弟
子姓賓客故人從容宴咲具道夫四方登覽之勝哲人
文士交游之美與夫聖天子製作之盛其為快樂可勝

既哉予言蕪陋不足以副繩正之請姑道其實如此且以徵後會云

送梁本之赴任序

泰和梁先生本之以內艱服闋入京師拜魯王府紀善或曰先生嘗以是職居蜀府輔導之美著稱于時歷年滋久當得遷秩且其器識之異問學之優將無施而不可也顧乃復任王國以去夫豈其宜予曰此政朝廷簡畀之意也夫王國皆天子懿親往往必擇老成碩學任

之左右為其能輔以德義而有所裨益焉耳先生洪武
中以明經舉歷教古筠溧陽納溪諸郡數歷仕途三十
餘年其學識之奧操行之端所至人被其化聲譽洋溢
及用薦至蜀能益崇其學厲其行啓沃彌綸卓為賢輔
今復官于魯其能以德義為輔而有裨於王國也必矣
況聖明在上推恩藩府益篤親親以先生之賢復得從
游於賢王之門其尊崇優逸為何如則雖遷擢之以他
秩有不足重矣矧茲郡實先聖闕里所在衣冠俎豆可

以朝夕資游泳寓觀覽豈不尤可樂者耶謂之不宜其去者不知先生者也或者遂默然無對於是縉紳大夫相與賦詩送之予故舉所以荅或者之辭次以為序

贈宋常固知遂溪縣詩序

予友宋常固氏以明經登永樂戊戌進士第歷事天官越四載得授廣東之雷州遂溪縣知縣朝之縉紳士咸作詩為餞以予有鄉里之好屬一言以序其端欽惟聖天子嗣承大統宵旰孜孜勵精圖治惟以安養斯民為

務故於守令之職恒重其選誠以守令者民之師帥得其人則治否則屬于民而郡縣之休戚係之常固以名進士蘊經濟之學幸獲出入天子之庭日近清光以廣其見聞周覽政務備悉夫為治之要一旦有百里之命其猶駕輕就熟恢恢乎為之有餘裕者矣雖然為政之道必本於廉公明恕而後有以立乎其位而致夫治效之美焉大抵廉則不為物屈一有不廉則喪其所守矣公則不為物欺一有不公則陷於偏徇矣明則不為物

蔽一有不明則昧於是非矣恕則不為物害一有不恕則流於苛刻矣常固奮有為之志方將建功立事以古人自期待於厲操制行固守持循蓋非一朝夕矣然為今之政必有實惠以及民察其緩急先後因其所利者而興之所惡者而去之撫綏漸摩使寒者有所衣飢者有所食優游怡愉盡仰事俯育之道樂豈弟循良之化若是則於聖天子簡賢任能之意百里撫字之寄可以稱於其任而無愧乎為民之師帥者矣且予聞常固父

母俱康強無恙今道經西江尚過家候起居展家慶綵
服翩跹奉觴稱壽上以慰二親睽離之念下以盡人子
定省之恭此又吾常固拳拳忠孝之思匪惟宋氏一家
之榮而於鄉里亦重有光焉常固行矣尚勗之哉

灤京百詠集序

予嘗扈從北征出居庸歷燕然道興和逾陰山度磧鹵
大漠以抵臚朐河復緣流東行經闊灤海子過黑松林
觀兵靜虜鎮既又南行百折入淙流峽望應昌而至灤

河又自灤河西行過烏桓經李陵臺趨獨石涉龍門出
李老谷迤邐紆徐度鎗竿嶺遵懷來而歸往復七閱月
周迴數萬里凡山川道路之險夷風雲氣候之變化鑒
輿早晚之次舍車服儀衛之嚴整甲兵旗旄之雄壯軍
旅號令之宣布禡師振武之儀容破敵納降之威烈隨
其所見輒記而錄之且又時時作為歌詩以述其所懷
雖音韻鄙陋不足以擬諸古作然因其言以即其事亦
足以見當時儒臣遭遇之盛者矣予自幼聞西雲揚先

生以詩名今觀其所為灤京百詠則知先生在元時以布衣職供奉嘗載筆屬車之後因得備述當時所見而播諸歌詠者如此然燕山至灤京僅千里不過為歲時巡幸之所度先生往來正當有元君臣恬嬉之日是以不轉瞬間海內分裂而灤京不守遂為煨燼數十年來元之故老殆盡無有能道其事者獨予幸得親至灤河之上竊從畸人遷客諮訪當日之遺事猶獲聞其一二登高懷古覽故宮之消歇睇河山之悠邈以追憶一代

之興廢因以著之篇什固有不勝其感歎者矣因觀先生所著而徵以予之所見敢畧述其槩以冠諸篇端然則後之君子欲求有元兩京之故實與夫一代興亡盛衰之故尚於先生之言有徵乎

贈徐太守復任還太平序

自昔以守令為重必得賢者而任之蓋守得其人則一郡治令得其人則一邑安是以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甚非細故也我國家法古制治凡簡擢守令必其

才之老成達於政事足以勝其任者而後授之同郡徐君仲敬疎通而長於才練達而敏於事始由太學擢監察御史歷十餘年轉春坊右中允又數年由春坊擢知太平今年夏仲敬以秩滿來京師吏部考其績稱引奏命復還其職將行所與游者各賦詩為餞而俾予序之予聞仲敬之居太平也慈祥樂易嚴而不失於猛寬而不失於縱凡政務之緩急民事之先後賦役之供應農桑之勸督吏治之綜核人才之興舉獄訟之聽審以至

馭強猾摘奸蠹植弱扶善莫不施之有其序而處之得其宜也由是致聲卓然達於畿甸而其民皆服於其教然則今之時論列郡守之賢能若吾仲敬者誠有以稱之矣大抵守令雖為親民而其職至為難盡自漢之世有張堪廉范龔遂黃霸之徒見稱於當時其後得名者寥寥不過數人此豈非其職之難盡歟仲敬持身廉謹敷歷中外所至有聲及今又能舉於其職以為一郡之望則其功業名譽又豈下於漢之諸賢守哉詩曰以似

以續續古之人仲敬有之矣

封兵部尚書方隱君慶八十壽詩序

聖天子嗣承大統勵精圖治委任股肱心膺之臣以相
與贊理道裨教化由是治效日臻四方底寧故凡克躬
勤勞者皆得推恩封贈於其親而兵部尚書方公其一
也于時公之尊府君實拜命領尚書之職既入謝而歸
衣冠風采照耀一時齒爵之隆甲于鄉邑至其耳目之
聰明起居之安適又有非常人之所能及者乃永樂庚

子秋七月十有二日適當八十之期諸名卿縉紳咸謂尚書公遭逢不偶家居壽考得以優游祿養享太平之樂是蓋古今所罕見者遂相率賦詩以歌詠尚書公之厚福且以祝頌其壽焉不鄙謂予序之予謂天下之物有不可必得者皆可以智力求惟壽出於天不可以強致也然極而推之非天地至和之委國家涵養之深天下太平之盛則不足以致之今尚書公高年令德政脩於家化行於鄉衣服几杖足以適體旨甘滫瀡足以備

其養子孫賓客足以樂其心而又有嗣世之賢膺台鼎之重贊理協于宸衷聲光著於遐邇於是國家推其所自而尚書公遂得荷褒美之恩侈封爵之貴光榮耀乎閥閱名譽播於鄉邦其榮且盛可以為至矣然非尚書公之遭時昇平涵煦至和身臻壽考享有盛福又安得覩其子之貴富以致君臣之相遇忠孝一門千載一時其所以遭逢於太平亨嘉之日者果何如其盛哉予雖未得升堂為尚書公之壽而於羣公歌詠之際亦可

以想見稱觴之樂也因不辭而為之序焉

湖山竹隱詩序

吉水曾氏其先自西昌徙居泉上數百年來子孫之衆
衣冠之盛田園物產之富恒甲於他族有仲詹氏隱居
鄉里性雅好澹泊嘗即所居湖山之傍別構堂以居復
於堂之南築小軒為宴休之所軒之前可半畝列植以
竹歲久森然玉立秀拔可愛仲詹暇日與賓客故人徜
徉嬉遊或絃琴於斯或觴詠于斯或誦詩讀書于斯或

脫巾解帶于斯清陰布地涼飈滿庭上可以隔囂氛下
可以滌煩暑度爽籟於林端洒蒼雪於湖畔景與心遇
物與意交誠隱居之至樂於是士大夫相與名之曰湖
山竹隱且為賦詩以寫其勝來請言為序於乎世之珍
奇瑰異可好者多矣而仲詹所好而樂者獨在於竹豈
不以其虛中直外特立不阿遇霜雪而不摧歷四時而
不變為君子之所尚歟然則仲詹之有取於此所以蓄
耀韜光抱幽守獨異於庸俗者霄壤不侔矣雖然湖山

之勝豈特為今日之美觀將俾後之人挹其流風遺韻
涵養封殖以繼承於無窮則仲詹遺澤之所及詎有涯
哉是為序

贈翟大尹還新淦序

守令皆所以親民也然令視守其於民為尤親焉何也
凡民有所欲而求得與所惡而欲去必先之乎令以求
得與去之令有不能然然後之乎守也令之尤親於民
如此故一設施措置而民之利病休戚係之其任豈輕

乎哉然職乎是者貴乎以廉潔持已以平易近民以惠
利存心庶幾能善其職而盡令之責也苟非廉潔以持
已則有所蔽累而不能施公正之治非平易以近民則
求為新異馳騫於高遠而不能臻善政非惠利以存心
則凡疵於政癘於民者漠乎若不相關而民有不蒙其
澤矣令之鮮能脩其職善其治者往往職此之由耳若
余新淦令翟君溥福殆可謂能盡乎是者矣君始由進
士出為青陽令以事去改為新淦其在職介然一以公

正為治未嘗立異作新以驚俗駭衆而視民之利病汲汲焉興而去之者不啻切於肌膚焉故令若干年雖無赫赫之聲而上下熙然相安民不擾政不疵而邑以大治由能盡乎三者而已也詎不謂之賢令者乎今年春以秩滿上吏部吏部考其績在優等援例命還其職於是給事父君廣蕭君迪哲相率賦詩為餞而徵余為之序余邑人也知君有素遂舉君之所以善其職者為之頌且冀其始終行之若是則雖古所稱循良者又豈多

讓哉

贈劉士皆僉憲四川倡和詩序

永樂癸巳冬進士劉咸士皆得擢四川按察僉事於其
行前翰林學士胡公光大賦七言唐詩五韻以贈其意
既美士皆以英年登高第而膺顯擢又欲其仕優而益
進於學蓋美不忘乎規也于時縉紳大夫屬而和之者
凡若干人律呂相宣雅正迭奏泐泐乎盛世之音也厥
後士皆由四川改于河南所至政聲籍籍觀其志之所

存業之所充術之所施蓋益有可徵者豈有得於詩之所謂學優而仕者歟今年春士皆以督工留京師持以謁余而求言夫士志乎高遠者不以所已得為自足隨其所至皆不忘乎學是以源委深長根本盛大非隘陋膚淺者所可及至其他日之所就功名事業宏偉光大稱于當時傳于後世而無窮者亦非常人之所可及也然則士皆之深懷遠志所以自期待者既如此其至而友朋之所以期望於士皆者又如此其厚則繼今以

往所以致謹於操履以期建功立事垂世而傳後者有
不在茲乎士皆廬陵人余家於淦於士皆為同鄉士皆
壬辰進士是年余承命典文衡則士皆為門生同鄉也
門生也於其有請焉得無言哉遂書此以弁羣玉且益
為士皆勸云

贈兩傳兄弟之官序

永樂辛卯秋吾臨江以鄉舉與計偕者六七人惟新喻
兩傳兄弟曰玉良玉潤者年最少予以鄉里故始與之

識明年春會試予承上命忝司文枋而兩人者皆中高
等殿試復廁前列得賜進士出身於是其名遂彰彰然
傳播士大夫間又明年車駕巡幸北京予忝扈從而玉
良兄弟亦留行在已而有詔命歸省于家其還京師也
當待選吏部於是二人者又得七品官為縣乃以玉良
知常熟玉潤知政和一時縉紳之士莫不榮之於其行
名賦詩為餞而以首簡相授昔有宋之盛文學之士乘
時而進者恒出於一家有若宋元獻公郊蘇文忠公軾

兄弟皆以同時登科有盛名於天下其時吾臨江則有
劉原父貢父孔文仲武仲平仲兄弟亦以科第相繼得
盛名於時至今文章事業炳耀史冊數百年來兄弟聯
科者獨少乃今復見傅氏之盛可謂有光於鄉里矣雖
然君子之學固期於行非徒託之空言而已有若玉良
之英銳明敏玉潤之沉潛藹靜其於莅官臨民固皆足
以有為而無難矣然政無常而有繁簡事無常而有緩
急俗無常而有美惡治無常而有遲速以常熟而較之

政和豈能盡同哉至於民可近而不可離可懷而不可
擾可順而不可逆因其所利而興之因其所惡而去之
此則常熟與政和其人情固無以大相遠者子兄弟之
往也尚善於其職以求無負於聖天子選畀之重而思
有以為父母斯民之寄庶幾無忝於科目無愧於鄉先
達而吾黨亦重有光焉

送武文振赴臨江同知序

聖天子自統御以來敦崇治化作新政理每於郡縣有

司之職必精加選拔者蓋以其人之賢否民生休戚所
係故慎重之而不輕也然比年之間能不忝其職者無
幾耳嗚呼此得人之所以為難也中山武文振始由胄
監為工部主事秩滿遷南京戶部郎中比又改授臨江
同知臨江七大夫官于朝者咸謂文振之賢不可無言
乃相率詣予請文以餞之予雖與文振未覲然聞其賢
亦竊為臨江幸又寧靳於一言哉夫郡有守有貳皆所
以莅民也同知秩五品於兵民錢穀戶口賦役獄訟之

事得與守裁決可否叅校利病短長其任甚重也臨江
古文獻之邦其君子尚禮教畏清議崇德苗務名檢其
小人安居樂業勤力知分訟簡而少事比於他郡治之
益易易耳文振至彼能察其政之所急事之所先與守
叅決可否若何而徭役賦稅可以經久而無弊若何而
戶口刑罰可以清省而不濫使其仰事俯育之餘知由
於孝弟忠信則其風聲氣習未必不可以丕變而其民
未必不可以入於善者也特在賢守貳力行之而已且

吾聞文振為人敦實詳謹其在工部任煩理劇無苛刻之過及居戶部政脩職舉無玩愒之失推是以施於政以臨其民未有不得其理者也文振勉之其思所以慰吾臨江士大夫之望無以予言為迂濶而安於小成也則他日所至又豈可量哉是為序

張宜人輓詩序

宣德戊申冬十月張宜人陳氏享年七十有二以疾終于家其子珂時為宗人府經歷訃聞號痛幾絕既得請

將歸士大夫與珂游者咸作詩以歌輓宜人既聯為一
編持以求予序惟輓歌之始說者謂自漢時田橫死吏
不敢哭故為此以寄哀音至李延年分為二曲則有薤
露蒿里之歌後世因之迄今而愈盛至於閨門女婦之
什自非其事卓卓足為世勸或因其子之賢其母之不
獲終養者亦鮮見焉惟宜人毓自名閥自幼閑於女則
性質端謹柔慈寡言笑及笄歸張氏奉舅姑盡其孝敬
事其夫恭順無違教諸子嚴而不傷遇下人寬而有恩

理家治生一務於勤儉而尤汲汲焉周窮卹匱以施其
惠利故自宗族內外戚疎長幼無間言焉於乎世之論
婦德者必本於孝順若宜人之飭躬制行於為婦為母
皆合法式而又身享榮養以壽考終其亦可無憾矣而
諸君子尤悲傷悼惜之者何耶始珂之出守章貢嘗迎
宜人就養所以箴規訓諭於珂者裨益為多至今郡人
稱道其善者猶嘖嘖不置及珂入朝贊政宗人則以道
遠弗獲躬定省猶冀秩滿得褒封其親以為榮豈意竟

触所望而宜人遽至大故不獲生受其慶此珂所以抱
痛無窮而諸君子之所以不能已乎悲傷悼惜之意也
歟嗚呼詩本人情是編之作豈非本乎人之情也哉予
推原其意而序以引之

送江副使復任詩序

憲臣之職上以司天子耳目之寄下以振肅紀綱而表
率乎庶僚者也其任重而望高其道行志得士君子効
用于世者恒樂處焉然獲一處其職者鮮矣况宦歷中

外而皆處之乎況處之而致績用成聲譽著者乎此其樂當何如也苟使當任重望高無以廣明聽之公盡表率之責志不能得於己道不能行於世績用無所成名譽無足稱君子於此蓋將戚乎其位矣尚何處之之久而能樂耶建安江君志堅永樂初科進士擢任御史歷事三朝廉謹敦實稱於其職遷秩超擢淞江按察副使其居職不異御史時而於正己莅下平心率物寬不失之縱嚴不失之苛無許訐察察之過較其績用之成聲

譽之著則視昔有加焉今年夏以三載書最蒙恩循例復職縉紳大夫士相與賦詩以餞而吏部員外郎蘇良金復來請予言弁諸首簡夫君子必有所憂而後有所樂志堅官成名立道行志得其樂於斯者可以想見矣然兩淞之間民吏之衆刑獄或未盡平賦稅或未盡均風俗或未盡純奸蠹或未盡去凋瘵或未盡蘇寧能不動諸念慮哉志堅重臨其尚憂其所憂而樂其所樂可也行矣尚為我問訊林君茂宏黃君敷仲今日方面之

寄惟諸君子是賴幸相與共勉之以副聖天子切切圖治之盛心庶俾予輩亦與有光焉

羅氏老人亭詩

壽考出於天不可以強致也求其人同出一時者或有之而不能必其皆出於一家求其同出於一家者或有之不能必其屢見於數世之下此羅氏老人亭之所由作而詩人君子所以見諸詠歌者如此羅故吉水望族以儒起家宋南渡以來世多長者享年之久或八九十

或百有餘歲其時官府存問高年出於羅氏者先後相望由是見稱於時莫不以為太平之盛事遂相與名其里曰老人里其後子孫蕃殖春秋會合揖拜至舍無所容則又構亭於里中以展家慶亦名其亭曰老人亭元季亭燬于兵歷年滋久未有以復之永樂乙酉秋養蒙先生始即其舊重葺而新之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為記其事已而將刻石亭上以告其族人昆弟子姓而先生捐館下計其享春秋蓋亦幾百

歲矣今先生之子汝敬脩撰偕其兄嗣武汝宏其弟汝寬琢石樹碑于亭復集諸君子所為詩歌總若干首而屬予序之於戲耆年盛德見稱於古昔者尚矣漢西都諸儒若申公伏生輩皆八九十至於百歲唐香山諸老宋洛中諸耆英亦皆八九十是雖齒德之高同出一時而其人未必皆於一家也羅氏數百年來耆願耄耄彬彬于于既萃見一時又同出一家而又屢見之不已家庭之間慈孝愛敬藹如也於乎何羅氏壽考之蕃福澤

之盛至於如此哉謂非得於天可乎大抵天下之事由人力者可勉強而致得於天者恒出乎自然非人力所能為也繼今以往羅氏子若孫登降揖讓于斯俯仰酬酢于斯為子而敬其父為弟而恭其兄念祖考數遺之厚思國家涵煦之深益勉於為善以詠歌太平而臻夫壽考之盛則斯亭之美將傳之無窮而斯文亦與有榮焉

松栢軒詩序

武昌陳氏其遷由江州世為望族有式銘處士者在元
時蓄德弗耀以醫藥濟人其志澹然無利祿之求嘗構
軒為燕休之所軒之前無他植惟種松栢蓋取斯以見
志也處士去世已若干年而松栢獨無恙今其孫孟機
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官居之日恒以處士之手植為念
縉紳大夫與之游者既為賦松栢之詩而復屬予序焉
夫物之在天地間殊萬彙而不齊故其質之貴賤美惡
堅脆亦各因其材而見焉然東南之區求其材之重厚

堅緻挺特凌厲高出巖壑上千層霄歷霜雪而不變見
用於宮室器用可以任重而致久遠者惟松栢為然然
君子有取於斯者豈徒然而已哉觀其正直不阿則思
所以立其志觀其堅忍不拔則思所以厲其節觀其材
力之壯則思所以致其用若是者於君子進脩之道未
為無助也苟以是為凡卉之類無與於人事而漠然不
以相干斯亦不足與議於道者矣孟機堅忍持重廉介
弗阿所至風節凜然吏民安之誠無忝於其世無愧於

松栢之植矣異時超躋顯融建功立事以任重致遠其
不為廊廟之令器者乎姑以是冠於羣公之什且以期
於孟機也是為序

周氏族譜序

予觀故家大族其根本深固枝葉扶疎愈久而益蕃愈
遠而益大者雖本乎祖宗積累之勤敷遺之厚而所以
維持防範之者則在乎子孫之賢篤親親明世系謹昭
穆以合而一之此予於吉水周氏之家譜所以為之敬

羨而重有取焉周之先本吳將周瑜子都鄉侯胤始家
廬陵之烏東胤之後有諱汾翁者為會稽刺史復自袁
而還烏東汾翁之後六世有號沂濱者復由烏東徙今
之泥田沂濱生整整生四子曰庭顯曰庭光曰庭實曰
庭充自是子孫蕃盛遂析而為四其居水邊安福永新
者則為第一房居上凍者則為第二房居樓下盧甕天
柱岡者則為第三房居下凍高屋大安網村者賦羅坊
官洲長沙者則為第四房夫以四族之衆其地非一處

其居非一鄉其系非一世其傳非一人而其戚疎之等
遠近之分系序之承傳支派之分合可指而定焉曰某
為高祖某為曾祖某為祖為考某為第幾世之派某為
第幾房之親某為叔伯行某為兄弟行某為子姓行某
為縣為郡為卿為大夫某為進士為文學為孝廉為耆
儒為處士高祖之墓在某曾祖之墓在某祖若父之墓
在某其生以某年某月某日其死以某年某月某日秩
秩乎其有序次也井井乎其有條理也藹藹乎其有忠

厚之風也雍雍乎其有和睦之意也遠之而不絕也感之而不疎也厚之而不薄也合之而不離也於乎若是者孰使之然哉亦曰維持防範之至有賢子孫以承其世德而已耳舊譜作於宋南渡之後再脩而再廢今大理少卿彥奇國子博士岐鳳懼其久遠失傳乃偕其族長宗武煥卿宗坦等重加叙次而考訂之而後斯譜始粲然大備無復遺憾矣於乎古無譜牒而嚴大宗小宗之法自宗法不行而後譜牒之學興今士大夫家於宗

法雖未之講然俾後世得以考其世次明其本始而不
至廢墜散渙者以有家譜耳大抵天下之物其基厚者
其積高其源深者其流長周氏積德深厚為其子孫族
人者尚益致謹於斯念先世積累之勤思祖考敷遺之
厚而益思所以維持紹續之則雖百世之下猶一日也
予素知周氏者因大理博士公命為序故推本其家世
源流之盛與其敦睦忠厚之意而致警於將來者以為
之告

送職方員外周君省墓南歸詩序

士莫先於立志有志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然必本之以學問廣之以器識而後可以有為反是則雖有志而無所成焉於戲若予友周君岐鳳其可謂有志之士也歟君為人磊落不羈學瞻而才優自少負志自高視流俗略不肯屈下年三十聲譽日起遂以所業伏氏書應聘為桐城縣學訓導繼又用薦主即墨簿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方枋用儒術特命入教國子居數年復選授親

藩紀善以讜直聞未幾出為長洲縣學教諭秩滿陞國
子博士繼以憂去服闋值今天子即位詔中外求賢近
臣首以君為薦特除南京職方員外郎人莫不稱宜方
君為職方時國家肇隆封贈之典其子叙仕為翰林編
脩以久次當得勅命推恩其親於例君亦得棄職就封
君間謂予曰今以子貴獲逮於吾身固為榮矣但念父
母之恩未酬且蒙朝廷簡擢未有涓埃之報方將勉竭
駑鈍冀異時得援恩典以上及吾親則平生之願塞矣

至是君以職方入考書最得受五品誥命追贈其父子
賓甫職方員外郎偕奉直大夫母李氏贈宜人且得循
例陳請將歸焚黃先壠將行其族子待詔時簡合能賦
之士凡十有二人分題賦詩為餞以予素知君且有舊
特以首簡相屬惟周氏吉水故家自昔號稱宦族其人
以經術材行著稱者後先相望君養晦山林奮然力學
為文章振起於布衣之中自始仕至今數歷中外者幾
四十年其文名政譽與時而偕顯其居官莅事至老而

弗倦聲光洽于縉紳事功著于當時所以發其蘊蓄者
可謂至矣逮茲欽承褒典蒙恩以歸天章龍文賁及泉
壤遭遇之隆千載一時是則君之素願至是而可以少
塞矣雖然非君之有志負學問才器足以自見於當時
者其能卓卓若是哉君歸故鄉吾知文江之上礪洲之
間其山川草木將皆有喜氣而為之發榮振耀鄉之耆
老以洎宗族父兄必將望而拜曰此吾聖天子寵命之
來降也則相與具壺觴升堂以為君慶於乎斯慶也豈

徒為周氏一門之榮固將以為鄉人之勸以貽子孫無窮之休若是則諸君子之所以播諸詠歌者又豈徒為一時之觀美而已哉是為序

周職方詩集序

予家居時獲與周君子霖游子霖博學高才蔚然有聲臨吉間已而識其從子岐鳳君其才學不異子霖至於操筆吐詞頃刻立就意氣豪宕不羈子霖與予皆自以為不及也後數年子霖不幸棄世岐鳳領薦為教職一

佐縣政兩遷國子累轉而至今官敝歷中外三十餘年
其文章之美聲望之隆士之得名若君者不多見也今
年以職方秩滿來京出其近藁一集示予曰昔與子游
年方及冠今皆鬚髮皤然衰且老矣子知我者幸為序
之顧念少壯日窮蚤夜之力從事於編簡以為苟不克
施功業于時必藉諸文字以垂萬一不朽託於後此予
三人者之素志也子霖不可作其遺藁所存無幾子叨
祿禁林竊幸以是為職業而碌碌歲年學思荒落間有

鄙作一二多煨燼於回祿雖欲收拾志且餒矣觀君平
日著述甚富晚年尤嗜學不倦所作益浩博宏放淵乎
無際人鮮及之君子叙為翰林編脩復多學而賢其能
為君收拾而傳也可必矣所謂垂萬一不朽之託於後
而償厥素志者獨於君見之斯又何可及哉君之先世
以儒鳴家學相承有自故其樹立特異且有子克紹厥
緒如此尚冀侯予言為耶茲因君有命不可辭遂為之
序并致感歎之私云

鄒氏族譜序

古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其來已久大抵有姓氏而後有派系有派系而後有譜牒有譜牒而後世代之久遠親屬之戚疎可得而推唐宋以來大家世族莫不致謹於此然非子孫之善繼善述者鮮有不致於湮沒而昧昧無聞也吾淦鄒氏其先居撫之艷坪宋世有仕為光祿大夫者至某始贅于新淦之閩陂生二子其季曰少四府君復徙邑之晉溪晉溪之前舊譜以兵燹散軼不

傳府君之五世孫曰義叔者欲脩輯之竟賁志以歿今其孫兵部郎中孟爵復慨然致力於斯欲以繼夫義叔甫之志可謂能重其所出而知所本者矣譜成來請言為序夫譜貴得實不援遠不遺近若孟爵之譜斷自少四府君而下為之序次昭穆於生年卒塋皆備書而無所遺者蓋本其所可知者而言也視世之損益附會以誣人欺已者不可同年而語矣鄒氏之後人尚敦德務善以嗣於無窮哉因是為譜序且以致其勸勉之意云

贈憲使孫可大還鄉序

宣德三年秋七月予奉命往慶府道過長安獲識按察使孫君可大因與款接其言恂恂而不妄其舉動秩秩而有禮其容侃侃而甚舒蓋知其篤實君子也明年冬君以舊使還職遂被召入覲京師吏部循故事將改擢之君懇以疾辭願歸休于其鄉吏部以聞詔許之俾歸養疾冀其再起而復用焉將行會昌伯孫公以與君有鄉里交游之好乃來請予文送之君世家鄒平洪武癸

西以鄉舉登南宮弗偶入太學選為監察御史改大理評事久之復為御史永樂甲申陞山西按察憲副歲庚子陞四川按察使丁內艱服闋宣德之丁未仍前職改陝西君為人雍容詳雅才識敏贍仕為風憲幾四十年皆以清謹著聲所至不為赫赫而人皆愛仰之斯無愧於平生矣然君今日之歸予尚有告焉方今聖天子宵旰孳孳圖任舊人君以歷練老成且筋力未衰政宜陳布嘉猷贊宣洽化以上副當宁求賢思治之意願乃以

疾辭欲為終老之計若是果厭於時論哉君歸而圖之
尚體聖天子禮遇之厚慎起居勤藥食以適於和平康
裕之美俟異時再起効力報稱吾意君之功名事業有
未可量也姑以是諗於君且書以為贈行序

況氏文獻序

昔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以杞宋為文獻不足然則文
獻足徵自古所尚況後世乎西江之靖安況氏號稱名
族數百年來衣冠不絕今其裔曰鍾字伯律繇禮部儀

制主事進秩郎中才能茂著烜然縉紳之間嘗以所給
誥命先後若干通洎當代名公鉅儒所為其家銘誌記
序及播於詩歌者又若干篇彙為三卷而總名曰況氏
文獻茲用薦擢知蘇州乃持以謁予請一言以弁其端
惟大家世族其乃祖乃父仕宦隱顯之蹟或載之傳記
或著之史冊雖歷歷可指然非有賢者以為之嗣善繼
而善述之則亦安能使之久而弗替遠而有傳哉伯律
讀書明理道以其能顯仕于時凡所謂聲利人所共好

者皆澹然弗以芥於意獨惓惓以其所被國家褒榮之
命與夫先世之德善見之翰墨者寶而愛之且欲貽之
後人以傳永久非所謂況氏之賢後乎是可嘉尚也已
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是
編有焉遂書以為況氏文獻序

贈劉彌勗赴保德訓導詩序

鄉貢進士安成劉彌勗得山西之保德州學訓導將行
其友翰林周叙相率能賦者詩以餞之來徵言為序余

辭不獲則告之曰古先哲王之欲造就人才也未始不資於學校然學校之教無他其性則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則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相傳者也其學則顏曾思孟周程朱張之授受以相講明者也千載而下為師者則資此以為教為弟子則資此以為學固未有舍此而可以為教為學者也彌勗以純謹聰察之資出身庠序其于學焉教之之術講之有素矣今之往

也不過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勿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勿雜於私智人爲之鑒導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使賢而智者據而有所立愚不肖者化而有所成庶幾於已而不負其所學於人而不負其所教且於學校斯文亦重有光耀矣彌勗尚勉之哉

贈周公明赴長洲教諭序

黃岡縣學教諭周先生公明以九載秩滿上吏部吏部考其績在優等循例將陞教授於郡學先生以老且病

乞仍舊任於是改教於蘇之長洲鄉之士夫相與賦詩為別而徵予序其首簡夫學官之秩甚卑而其任甚重也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然求其道之能立而稱於其職者鮮矣韓昌黎有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然必身能行道然後可以傳諸人已克於學然後可以授於徒今之任學校而能稱其職者幾何人哉此師道之所以鮮能立也於乎師道之不立而求學校興人才盛其可得乎先生以家學之懿於詩書百

氏無所不通而老成端厚言動恂恂皆可師法蓋所謂
道之行於身而學之克乎內者也故其職教四方所至
士陶其化為時聞人者先後相望矧蘇為名郡昔胡瑗
嘗教授於此至於今其人士猶仰其流風餘韻於數百
載之下而先生之弟學正公又嘗施教於是邑能卓然
以師道自任吾知先生之往也譬若駕輕就熟無所用
其力而於興賢育才之效可坐而致矣則其師道之傳
教化之盛將與胡瑗並稱於悠久豈徒推重於一時而

已哉

楊讓允謙字序

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建安楊公之仲子讓冠而
字之曰允謙國子祭酒胡公既為之說而祝之以詞以
予同寅辱交之久復請予一言示教戒之意予不敢以
辭也則為之告曰君子之自脩莫大乎謙讓讓與謙古
今天下之美德也惟讓則所處愈下而須臾不敢以自
驕惟謙則自視者益卑而毫髮不敢以自足謹之於孝

弟忠信而遜志以自將慎之於動靜威儀而虛心以自居是故下氣怡聲和色婉容而弗慢弗悖者非謙讓之著於事親之間者乎友愛輯睦和順孚洽而不爭不凌者非謙讓之著於兄弟之間者乎相尊以德相長以年而不矜不伐者非謙讓之著於交友之間者乎讓英年美質既冠而字則將有成人之責必也遜志時敏退然而若有所不及虛已自下欲然而若有所不足無驕而陵也無滿而肆也無傲而誕也無先人以術能無矜已

以恃長躬履實踐以求造夫謙讓之實將見業日以充
德日以廣人之仰慕而尊崇之者日益以衆矣夫如是
則於命名制字之意可以無愧而所以底夫高明廣大
之域者又可涯涘哉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書曰
滿招損謙受益請以是為讓勸讓其勗之哉

贈瘍醫孫思敬序

友人石公熙永為余言瘍醫孫思敬之賢且曰思敬吳
之姑蘇人少警敏通儒書兼攻於醫嘗遇異人授以秘

方屢試之而驗因以醫鳴于鄉既而隸名太醫居京師
有年矣京師之人有疾輒叩之思敬投之劑一無所計
以是人德之不忘今年夏四月公疽發於背而榮衛復
失所守凡有茹輒吐之不三四日膚瘡而腊形憊而羸
衆醫以公耄老且艱疾環視之莫敢措手最後思敬過
視之即許以不死於是砭以防其潰藥以通其氣未浹
辰而瘳既月乃復公貧無以報思敬方慮其報之來也
輒不有其功公私竊歎曰惠及更生施莫厚焉厚施而

不報斯亦無可報者矣報之以言其亦貧者之心乎然
言而無所重輕雖墨南山之竹惡乎用惟先生德重當
世道淑于人人倘不靳而賜之言則豈惟僕重拜更生
之功而思敬之名亦將重於華袞之褒景鐘之勒矣是
敢固以請於乎名不可以幸得善不可以幸致苟實有
其名有其善豈不可與之乎且夫利物濟人醫者之恒
心也然孰有施之而不望報者乎報之不責者或有之
矣孰有絕所報而不有其功者乎思敬之心若是固不

可以不與也予聞之昔秦越人遇長桑君飲以上池之水而其術遂神觀其或施之帶下或用之小兒無不驗者然當時知報之者幾何人哉太史氏之傳至今有耿光良以其心之仁也今思敬授受之秘如越人用智工巧如越人是亦秦越人而已矣史氏之書其終得泯於思敬者乎思敬勉之不朽之名當自公始矣於是縉紳大夫士咸詩以貺之而予為之序

姑山白雲圖詩序

姑山白雲圖者盱江章玉孟脩氏思其母夫人而作也
孟脩世家邑之姑山下其先代以儒業顯揚者往往而
有孟脩始以武功授懷遠將軍秩同知蘭州衛事及今
扈蹕留京師蓋二十餘年矣居常念其父之早世不逮
祿養夫人雖逮養而遠在萬里又不得朝夕侍於是繪
圖以寓其思時之縉紳大夫士既多為之詠歌矣間復
徵予文以弁其首嗚呼孰不有親而事親者或有所不
逮焉孰不為子而思親者或有所不逮焉觀之孟脩蓋

可見矣吾想其晨興而朝也九門未啓環珮在躬當此之時引睇而望白雲縹緲姑山微茫孟脩喟然而歎曰吾親之舍寧不在茲乎及旰而退也簡牘既著公庭向幽當此之時披圖而觀姑山倚壁白雲在顛孟脩又喟然而歎曰吾親之舍寧不在茲乎是則孟脩之於其親進亦思退亦思耳庸有極哉余聞之昔者狄梁公之登大行也見白雲之孤飛盼親舍而延佇方是時公勤吏事雖欲往省有不可得一念之私豈不以為徒付之歎

息而已哉厥後遭時搶攘乃心唐室回薄祚於妖周復明辟於逆武孤忠勁節皜然與日月爭光者孰謂非向者一念之私之所形哉今孟脩志如梁公孝敬忠信如梁公而又當太平無事之日其祿秩之豐紫誥之榮輝映光彩日著於慈闈之內其視公之艱難百出顯其親於既歿之後者為何如哉是知斯圖之作固將與梁公忠節之書同一光耀矣孟脩尚勉之傳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余固深有望於孟脩也

眉壽堂詩序

雲川衛指揮使畢文構堂以奉其父而名之曰眉壽士大夫皆為之詠歌焉蓋其父嘗以驍勇從太祖高皇帝平定四方自小校積功至明威將軍雲川衛指揮之職其後以老蒙恩俾文代之文有勇略好讀書喜從縉紳大夫游間以事至京介其友鄭道恭請文以為序予觀洪範五福之疇壽為之首而詩人之頌亦往往以壽為稱蓋壽者人之所同欲而況孝子之於其親者乎然此

實係於天有不可以力致幸而得之則其欣慶當何如也今文以武弁承家嚴之餘烈荷朝廷之寵光得以享其榮名盛福於當時而其父亦龐眉鶴髮康寧壽考以克受其子之祿養於太平若是者實出於天非人力可得而致者則其心抑惡得而不喜且幸哉想其佳時吉日老親在堂文率其子婦稱觴為壽芝蘭玉樹交映後先婉容愉色怡然而相接愛日之誠油然而無已藹然至和之氣薰涵於庭戶之間充溢於堂奧之內此其樂

宜何如哉然則文之親所以得其壽者又豈非至和之所致乎傳曰靜者壽又豈非其謝官家居安恬怡適之所致乎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予於斯堂見之矣雖然文之所以致孝於其親者固為可尚矣而尤當竭誠盡力以圖報荅於君上庶幾無愧於為人子為人臣之道而於忠孝之義得以兩全顧不偉哉文尚勉之是為序

大醫院判韓公達輓詩序

輓歌之始蓋自漢初田橫之門人以橫死不敢發哀廼

為薤露蒿里之歌以悲之而其後李延年遂分為二曲
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以送庶人之葬然大槩為弔死
侑葬而設也魏晉隋唐以來士大夫有悼其故舊親友
之逝遂作為詩歌以哀輓之於是輓詩往往有傳于世
迨宋暨元以至于今日遠日盛者蓋有由然矣大醫院
判韓君公達故魏國忠獻王之裔其先次饒陽轉徙姑
蘇因占籍焉公之尊人復陽先生剛直廉介侃侃之節
可以懾強暴而服僭偽迨今名聞于縉紳間其後公之

兄公茂以精於醫學受知今上皇帝為大醫院使溫純
忠謹有聲于時及其歿也公復入大醫院擢任院判夙
夜勞勤稱於其職居數載公偶嬰疾竟弗起以永樂丁
酉冬十月卒于北京之官舍皇上深用閔悼特為文賜
祭超逾常品朝之士大夫聞公之卒者莫不為之悲傷
且相率作為詩歌以挽之公之子某以所得挽詩若干
篇來徵序於予嗟夫詩本性情止乎禮義故凡悲哀愁
怨懽娛離合必於詩焉發之蓋人之情有不能自己者

如此惟公以詩書之胄克承家學遭值明時為聖天子所知遇一旦歿于官特蒙卹典之加而又能致人哀感作為詩歌追挽之此可見公之平生心術至誠忠厚所以得於天者甚厚而見慕於君子者果何其至哉予忝職侍從與公兄弟交游幾十五年不謂公之兄溘先朝露而公亦九原不可復作矣感今思昔為之慨然遂畧述其槩以冠篇端且以攄予之哀云

送新復古之官臨江序

大雄氏之教以空為質以無為理得其理成其質乃可
以敷宣法教揚闡宗風啓導羣倫以翊贊夫化民成俗
之務然自其教不明欲縱恣誕之術競起而世之守其
師說者又斤斤焉不能相與究明開導之於是空無之
學日就榛塞不有以崇獎而作興其教不至於凋喪淪
敝者鮮矣昔我太祖高皇帝削平禍亂混一區宇制禮
作樂誕宣人文稽古建官庶職咸備而尤注意於釋氏
之教且復設官以釐之上率下承蓋將明其道化其愚

啓其暗通其窒礙而納之於至善之域焉永樂庚子冬
臨江之都綱缺有以復古為薦者遂得兼住持天寧講
寺將行中允吳公仲平相率搢紳大夫詩以貺之而屬
予以序夫都綱之任所以長率釋流以宏其教宗而講
師之業又所以宣明大覺以會其指歸兼是二職者亦
可謂難矣復古廬陵人自少善根宿植神清秀朗勤勤
焉嗜浮圖以為高遂託跡方外既若干年即首京剎之
座粗衣菲食謹持律戒窮討秘義晝夜不息造般若之

興悅二觀之旨體用不遺內外相資絕欲縱之愆無愆
誕之失今而領都綱之任專講師之席將俾人崇其教
滌穢除累通暗去礙以同造夫大覺至善之域上以陰
翊皇度下以揚闡宗風庶幾不負朝家崇獎之意而於
佛氏之道亦重有光矣復古尚勉之

送陳憲章復任序

吾邑陳憲章氏朴茂淳謹有幹局永樂丁亥以賢能徵
至京數歷于秋官凡九年始得授廣州之清遠河泊所

今年考滿來京師既將還其任別余官舍且求予文夫士之仕於時也不問其職之崇卑惟其稱焉耳欲求其稱焉者亦在乎盡吾之心勤於其職以理乎其事安於其所當為而無慕乎其他則可也然今日之仕者不計已之短長苟授之職一不如其意輒悒悒然悵怏而不樂於是怠惰縱弛放溢而不知止以為卑資下僚雖矜名節勤職事祇以自苦不足起聲譽以致顯宦乃或荒于沈酗黷于貨賄而曠然不以經慮故有不旋踵而至

於喪敗黜辱者職此之由也若吾憲章則不然憲章初
領是職欣然無不足之色其在官也不怠於已不慢於
事知盡其職之所當為而不知所以致聲譽以釣榮利
故歷三年之久而舉無過天官考之以為稱時人頌之
以為賢則憲章豈不過人遠哉雖然昔人謂官之急者
由於官成憲章之歸也由是而行之始終而不怠焉則
其聲譽益起而至於顯官也不難矣憲章其勉之哉

雲松軒詩序

予始至北京喜得一友曰余成德氏文雅溫厚磊落不羣無纖毫勢利之習誠耿介拔俗士也成德居城東構小軒為游息之所扁曰雲松朝之大夫士工詩者咸歌詠之復徵予為序以記之予造其軒蕭散靜深無車馬之喧軒之內置琴書圖史客至輒取酒共酌雅歌投壺以樂其樂環顧左右未嘗有所謂雲松也予遂詰之曰子之居非巖壑山林於雲松無預而乃託名於是不幾於自誣者乎成德曰予昔在西蜀環廬而植者無非松

也觸目而見者無非雲也心誠慕此而未嘗一日忘之
今以自名軒蓋以識予所思而不忘其舊也子幸一言
而終惠之予謂世之人莫不慕榮艷而遠清潔也莫不
喜穠麗而謝幽獨也孰肯苦志勵操而能為人之所不
為者乎觀成德所好尚如此則其志之所趨向者可知
矣雖然雲與松不可以常物觀也養之於至靜故可以
凌宇宙而軼氛埃培之於積久故可以出霄漢而傲冰
雪成德老成練達當奉天靖難之日戮力王事以武功

授昭信校尉自茲積勤致勞以取重爵厚祿如雲之變化不測如松之堅厲節操其進固未可量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於成德尚深有望焉是為序

送曾栢還南京序

元之盛時廬陵曾小軒先生仕為翰林學士兼領天官考功其弟亦軒先生仕為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脩官聯芳接武並列清要雙壁之輝炫耀當時距今幾八十年予乃與亦軒先生曾孫榮同官于朝因得詢舊

家文獻之盛永樂七年春二月偕扈從留寓北京北京
有元之故都而今天子之潛邸也休沐之暇復得與榮
縱觀乎闐闐之內至城之南隅則曰此舊有驂龍門吾
曾祖亦軒先生進鹵簿圖時拜住丞相於此引見元主
成宗者也至城之外西有長春宮遺址則曰吾曾伯祖
小軒先生之所游憩賦詩而虞文靖公為之序者也至
文明門則曰此舊有明時坊吾亦軒先生之所舍也今
家藏曰明時類橐蓋以此名云至太學則曰吾伯祖副

使公先祖集賢公嘗為內舍生於此藏脩者也過都人
故老亦往往能道兩先生之遺迹可謂盛哉明年夏四
月小軒先生曾孫相自南京來省其兄於翰苑又得與
其兄周旋以追尋乃祖之遺慨然懷思其流風遺韻將
有以紹續焉固有非尋常騷人墨客之流遨遊江湖以
騁其登高弔古之懷而已也相尚勗之相將歸大夫士
咸賦詩以道其行而屬予為序予故書其先世之盛以
贈之若其兄弟會合之歡離別之情賦者能盡之矣遂

略之

贈鄭叔恭致仕還鄉序

聖天子臨御以來任人圖治宵旰孜孜一視同仁措生
民於壽安之域而於禮賢尚齒之意尤拳拳焉是故中
外之臣無間戚疎遠近凡齒及七十者皆得引年致政
歸榮桑梓以壽考終恩德之隆從古罕儷乃永樂甲午
冬十月朔監察御史鄭公叔恭以年滿上于朝乞賜休
致天子特命優禮遣歸老于其家於是所與交游者設

祖帳都門之外且皆賦詩以餞之國子司業金華貝公
俾予言為序予惟鄭氏之在浦江以義門著稱幾二十
世孝友敦睦之風聞天下我太祖高皇帝褒獎行義於
鄭氏尤加禮異凡子弟之才者悉拔而用之時則有若
沂為禮部尚書濟為春坊左庶子衣冠之美炳耀于時
今天子即位一新庶政叔恭拜監察御史賜沂致政還
鄉所以優待鄭氏者尤厚叔恭能文詞周慎冲密謹言
而篤於行有恬淡之志無綺紈之習其居官莅事廉正

而不屬明恕而不察恂恂退讓有古君子之風誠無忝
於其職矣今茲謝事而歸也蒙被恩眷親拜宸翰寵褒
之榮行李光華宴錫有加一時縉紳莫不榮之是雖叔
恭之忠誠純篤有以獲上之眷遇而亦豈非其累世積
德深厚之所致乎於戲世之君子懷抱才藝效用于時
冀他日官成幸得歸老于家以為終身之榮遇而往往
有不可必得視吾叔恭之列位于朝道行志達而又能
進退以禮不辱其身以光其祖考榮其鄉里若是者其

可多得哉雖然叔恭至于家見其宗族昆弟行于鄉見其親戚故人相與展叙平生酣嬉宴樂周旋於尊俎之間將必具道夫聖天子禮賢優老之意與夫朝廷制作禮文之盛居閒無事則詠歌太平教其子孫族人益勉於為善以上報國家涵煦生成之德庶幾無負於聖天子褒寵之厚而亦無負於友朋之所期望矣於其行遂書此為贈

贈教諭劉九成序

永樂癸巳春予扈從至北京適族弟鳳儀先一年由監察御史謫居平谷縣平谷距京師可二百里鳳儀間三兩月必一見見則留信宿乃去每問平谷所與游者亟以教諭劉九成為言且曰九成商河人昔者南宮會試予與九成俱不偶其時同受命為教官予往靈壁而九成至平谷及予為御史罷去得為民於此以與九成遇羈愁困踣之中無以慰予者獨九成篤念斯文相顧如平生已而復延致學宮俾諸生執業講明問難藉此歲

得粟若干石由是可以代執耕之勞給公上之用使予無恣嗟愁歎不足之色者實九成之惠也已而又曰九成為人端重謹愿不妄交不苟取教諸生有法無苟且厭倦之意平谷自昔艱於貢舉自九成之來也賓興歲貢皆不乏人而學校之政視昔有加焉予竊識鳳儀之言以為若九成誠不多見也去年秋九月車駕巡幸郊甸歷懷柔密雲平谷適九成朝謁行在懇索予會一見之頃即欣然相要明日予徑造學宮九成為置酒明倫

堂上款留半日目其貌溫粹莊慤耳其言純謹敦實觀其周旋進退謙恭而益下察其外以徵其內誠非矯揉而然者予然後知鳳儀向之所以譽九成者可信不誣也今年春九成以秩滿當書考天官其僚友暨諸生不忍於別託鳳儀走京師求予文為贈且徵能詩者而歌詠焉予謂士之脩於己者為不易故施於人者為甚難況學校風化之源所係尤重非得人以典其職則於興賢育才之效未必有所成而於學校之政未必有所裨

也我聖天子即位以來拳拳以興學為務故於天下府州縣學官之選不取之他途每於設科之歲取登乙榜者以充其職蓋以其於經學義明理正足為士子矜式而所以造就作育之者其效又易成也奈何任師儒之責者往往坐擁虛名疲懦猥瑣既無奮興之志因循苟且遂成積習之弊是致師道不立士類弗興廉耻為之不脩風教為之不振若是者大負朝廷作育期待之意此予之所以永慨而深歎得人之難也九成列於教官

明經同於人受祿同於人歷歲久近同於人獨所遇之地與所教之人不與人同非其地之不美所以居學校者無法非其士之不良所以為教養者無素九成乃能作而新之振起斯文於積敝之餘使為士者知所以學而學焉者有所成其於朝廷學校誠無所負而於是行也有光矣予以鳳儀之請故歷叙九成交友接物之盡其道與夫脩己及人之盡其職者而書以為贈行序

贈王所存還會昌序

吉水汧流而上可四十里曰古溪王氏世居之其先業
儒由宋元以來通經學古之士恒甲於其鄉有曰所存
王先生者今大學士胡公之外兄也嘗為予道所存之
賢予因得識其人而友焉所存少穎敏刻意於學通毛
氏詩為文章有矜式既壯志落落不偶永樂初贛之會
昌儒學闕師範或以所存為薦者遂聘致之上于吏部
至則命就試翰林中在優等乃受職還會昌會昌為贛
屬邑據章水之上游僻陋而荒落烟嵐瘴癘之氣蟠結

鬱積遠方之人或卒然觸冒之則往往疾困纏綿至不起者有之所存之來也乃能安其風土優游恬嬉於琴書俎豆之間志適氣舒肆然有以成其樂晝夜講誦力去積習之陋所以琢磨淬礪以求其底於成者蓋無所不用其心焉而比年以來諸生挾所業以試者輒不利有司所存亦惟咎其教之未至業之未修初不以是咎於人而怠廢其職也永樂乙未秋所存以九年秩滿來京師吏部較其績效弗成將舉例降以罰所存聞之曰

尸位縻祿罰我誠當也未幾為請於朝乃命復還會昌
期三年弗成而後罰之所存受命不勝感激詰旦即束
裝就道翰林檢討錢君習禮中書舍人許君鳴鶴咸相
率賦詩為餞且以首簡授予予謂士之脩於己者為不
易故其施於人者為甚難况學校以得賢為本非漸漬
培養積之於悠久則不足以收其效會昌居深山長林
為瘴癘之鄉凡典教于茲往往悲傷憔悴恒抱無聊之
感故其所以為教者不過記誦於詞章之末所以為課

試者不過蹈習夫陳言之陋玩愒歲時苟且率略惟以免罰為僥倖之圖教化之不興師道之不立士類之無成其所由來者尚矣所存至是奮然特立思有以作而新之故其教之所施恒先本而後末由內以達外浹洽涵濡待之於悠久未嘗苟且率略以急近效為心而求倖免於責罰以此較彼其難易得失較然若黑白之分不然會昌諸生豈果不知所以為學而所存之施教何其成之難如此也或曰所存不幸而遇會昌使其處善地

則有不勞力而可以坐致其成者殊不知君子之於出處進退隨所遇而安其於得失利鈍則有弗足計者有若吾所存之持身守志確乎其不移曾於是戚戚而有以動其心哉世之觀所存者幸無以是而少之

吳氏族譜序

族不可以無譜譜者所以數本始明世系別等衰而篤恩義也夫人之生其初一人之身至於二世三世其居尚同一家飲食起居冠婚喪祭相聚於一堂之上揖拜

跪起長幼之禮秩然而不紊譜不作可也傳之既久至於後世一人之身散而為數十百人仕宦轉徙之靡常居止地望之有異苟無譜以合之則苗裔無所據疏戚無所辨至於相視為途人比比而是此譜之不可以不作也廬陵之永和吳氏世為望族其先家永新之燕市復徙泰和之白沙其居永和者則始於某世祖某宋興以來衣冠蟬聯以經術而顯者項背相望至於今益蕃衍盛大若有若尚禮尚忠之篤厚著稱於鄉以及其子克良

克岐之敦尚禮讓不忝其世而尤切切焉於敬宗睦族之道間自南來以所脩家譜一編相示有宋右丞相信國文公序引在觀之既則再拜請一言以識右簡嗚呼自宗法不行而譜牒興士大夫家猶得賴之以究夫木本水源之義近世故家大族於宗法固不知講而於先世之譜牒一視為長物謾不加省其間子孫之賢能尋襲先緒致謹於此以不失夫前人之舊者十不二三焉視吾克良兄弟之拳拳愛重於斯以不忘其先者可同

曰而語哉繼此以往使吳氏子若孫登名於是譜者皆
能以是為念篤世系之親明孝弟之道尊卑之有其序
昭穆之有其等疏戚之有其別揖讓會合之有其節冠
婚喪祭之有其常則所以訓於後世傳於將來者其曷
有窮哉傳曰本之茂者末必蕃膏之沃者其光煜觀於
吳氏尚亦有徵哉

靜樂軒詩序

永嘉有一士曰謝庭循嘗以靜樂名其軒士大夫與之

游者皆為賦靜樂之詩長篇短章萃為一卷介予友彭
君子斐來求言為序予非靜者也果能知靜之說乎然
予有以試之矣予來北京嘗結一室堊其中以為游息
之所而名之曰冰雪每晚歸自玉堂則命童子拂几席
秩圖史焚香煮茗正襟危坐憂慮不作於內人事不交
於前聞聞寥寥四顧寂然怡神於恬澹之境游心於高
明之表妙契天地之始默識造化之原而吾方且于于
焉申申焉悠然自適無纖毫之累若是者殆於靜而有

得乎庭循以靜名軒非深得其理而會其要者其能真知其樂至於久而無變乎雖然人之一身固不能以常靜而無動也而所謂靜者豈梏然若槁木塊然若泥塑而無所為哉蓋靜者動之體動者靜之根靜未嘗無動而動未嘗無靜也惟吾方寸之中湛然虛明日用斟酌流行於天理而不為萬物所搖奪則靜亦樂也動亦樂也反是則雖閉門扃戶處於至靜之中而吾心之紛紜已交馳於彼欲得其樂者蓋鮮矣庭循悟靜之理得靜

之趣反於中者廓然而有餘故雖處夫都邑喧雜之區
冠帶聲利之途而其心常澹然不為之動宜其所樂之
異而為士君子所稱道者如此抑予嘗聞濂溪周子之
言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
動一靜互為其根又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
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
也庭循居軒中靜坐涵泳斯言以會夫太極之指歸將
見所得者益深所造者益高而所樂者益至矣庭循尚

勉乎哉

蕭氏行樂圖詩序

吾新淦自宋元以來多大家碩族而白馬蕭氏其一也
蕭之先世以長厚著稱於其鄉至文輝尤敦慤質儉為
里閭所推重其居占溪山之勝竹樹團圞泉石洒落雲
霞蒼翠綺綰繡錯旦暮卷舒於几席之下者殆不可名
狀佳時暇日文輝葛巾野服逍遙徜徉或登高而望或
臨溪而漁或席樹而坐或引泉而漱或彈琴酌酒臨風

對月以自適其趣因命繪事者寫其像為行樂之圖士
君子亦既為之詠歌矣謂不可無敘述乃懇懇焉丐予
言以冠諸篇端予謂自昔聖明之世天下奠安時和歲
豐庶物阜多人得所養熙熙焉皞皞焉同臻於康寧仁
壽之域若唐虞成周之際蓋可見矣我聖天子厲精圖
治宵旰孳孳惟以安養斯民為心深仁厚澤覃被無外
而自莅阼以來雨暘時敘年穀豐殖至和之氣融融暢
達繁而為景星慶雲凝而為甘露溢而為醴泉毓而為

嘉禾芝草騶虞麒麟之屬蓋郁郁乎其盛也是以薄海
內外咸適厥居無憂思困苦之虞無札瘥天關之患而
其民往往至於蒼顏皓首康寧壽考長子老孫以同享
盛大和平之福者蓋由聖天子之撫摩煦育德洽仁溥
有以被及於彼莫之致而自至者也文輝幸遭夫聖朝
熙洽之日筋力康強齒髮未衰憂患不慮其心勞役不
撓其志優游歲時偃仰山林鼓舞詠歌於聖化之中所
以臻于壽考以樂其樂者蓋未艾也然則茲圖之作豈

特為家庭之慶鄉里之美觀固有以見天下之人具享
夫太平之樂而聖朝德澤之深與唐虞成周之化同一
其盛矣是為序

贈王太守赴肇慶序

永樂丙申夏六月前瓊州太守王公伯貞以服闋待選
行在維時廣東之肇慶疏缺長吏遂以公往莅焉於是
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國子祭酒
兼翰林侍講胡公若思翰林侍讀兼右春坊右贊善梁

公用之咸相率賦詩為餞而以首簡授子予於公斯文也於其情之有不能已而言以文之者固君子之志也公操行純謹志節矯抗讀書明聖賢之學而於子史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之說莫不有以博通其要故其於問學縝密而不疎於才識強察而不迂於事理疏通而不滯一旦出而仕也孳孳汲汲強勉力行於是而任風紀職部屬持法盡公廉而不矜謹而不肆卓卓乎有古君子之風及其引而退也將老於江湖之上而復以

薦者起為瓊州瓊古南越地自昔號稱難治公始至其
郡守以清靜寧一不為峻迫以利取近效審察夫人情俗
尚之所宜撫循漸摩休養生息教之導之以入於其化
由是政協人和郡大治以寧公乃得以其暇日與賓客
故人彈琴賦詩登高遠覽自放於山顛水涯之間以樂
其樂推其治與其所以為教雖古二千石稱良吏者不
是過矣公在瓊十餘年始以憂去自其去至今其人無
小大貴賤咸追思愛慕之而不忘苟非公之篤厚廉平

務實惠以及於人者其能若是哉今肇慶比於瓊里道
又近矣其人情俗尚為治之難易無大相遠者然以昔
之所施於瓊者而施於肇慶之人則其治之之易致效
之速有不待餘力而舉者矣雖然世之負才能取爵祿
者其途亦多矣然或際遇於盛年而不能快意於晚節
惟公以才學早遇聖明超躋顯秩敷歷中外至於晚年
受任牧伯之寄益克張大以展其所施而又賁及其子
以明經擢高第列官詞林為聖天子侍從之臣顯榮光

大方自茲始於以見公之高年碩德所以享其爵祿顯
于功名以傳諸其後者正未有艾也予言蕪陋不足為
公榮特述公始終遭逢之隆與其積諸躬著於官而及
於人者以為贈

贈御史蕭孟常巡按廣東詩序

聖天子莅阼之初慮天下之大四海之廣於民情吏治
之得失休戚有不能周知則自京畿達於藩閭以及邊
徼數萬里之遠皆命御史持節以按臨之期三年則使

人更代著為令今年秋八月都察院奏廣東當代於是
監察御史蕭孟常實受命以行同列洎鄉里之士皆作
詩為餞而俾予叙其首簡予惟御史之名見於周官其
職掌贊書受法令戰國為記事之職至秦漢始有監御
史以任糾察晉復置檢校御史隨改檢校為監察御史
唐復置監察御史裏行宋沿唐制設御史臺其屬有三
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
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我朝酌古制以臺為都察院

院置各道以監察御史以分任其事入則糾正百寮震肅朝綱出則廉察奸慝觀采民風其任非他職可比然非廉公諒直之士不足以居之孟常始以明經登永樂辛卯進士第擢授今職其為人小心周慎廉介弗阿不察察以為明不悻悻以干譽數年以來僚案稱之曰能可謂稱於其職矣今之往也居言之位得言之地又思曰教化之未興吾何以勸之獄訟之未理吾何以平之奸蠹之未去吾何以鋤之吏治之未舉吾何以振之某

利當興者有幾某害當去者有幾某之賢可薦某之才
可進者有幾如是則可以舉於其職而無忝於聖天子
之所責任矣苟為庸庸碌碌因循苟且視民之休戚而
有所不察視吏之得失而有所不舉長貪殘之風襲蒙
蔽之弊此豈任風憲之道為聖天子奉宣德化之意乎
予於孟常朋友也責善者朋友之職故於其行不以頌
而以規云

春雨堂詩序

聖天子蒞阼之初大封功臣凡歿於王事有異勞者皆得褒贈且推恩及其子孫俾皆貴顯而享其爵祿焉其時咸寧成山侯王公彥亨之先公以淝河之歿追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金鄉侯謚忠莊命侯襲封武義伯後數年以山陵故進封今爵侯為人孝友敦厚好讀書禮接賢士竭忠事上夙夜弗懈出入朝著小心寅畏無毫髮驕蹇嘗念其先公早歿不待於養歷歲滋久與人言恒涕下沾襟悲憤愴惻汲汲

焉若有求而弗得者因扁其堂曰春雨以寓罔極之思
縉紳大夫士與侯游者咸為之作詩而以首簡相屬竊
惟四時之序春為之首時雨之降惟春為宜故凡動植
之品枯瘁凋落潛藏退蟄於其際者必遇之而後數榮
暢達有以遂其性是則春雨者固人與物之所共喜而
樂之者也侯思其親於既歿則其中慘焉而痛怛焉而
傷政所謂荼毒之苦者而乃取是以名其堂何哉雖然
予有以知其然矣禮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

惕之心蓋言孝子因時序之易追念其親之既逝故於
春祭之日異其魂氣之來而如將見之且不忍致死於
其親欲其常存而不忘常見而不失庶幾可以少紓其
思而慰釋其懷也然則侯之取是以名堂者其意深矣
抑予聞孝子之於其親也思為大而報為難惟其不可
報故其思無窮若風木之觸乎耳焄蒿之接乎目羹牆
之如在手澤之若存感雨露而怵惕履霜露而悽愴一
跬步舉目之間無時無處而不致其思此古之人所以

有終身之慕者政以此耳然則侯之惓惓不忘其親者
豈惟春雨之時為然哉特託此以致思於無窮耳觀於
此者尚察侯之心而無以辭害意可也是為序

送聶士安重遊金臺序

士之隱於山林者其寧靜澹泊可以觀物察理晦迹求
志以積諸躬以充其蘊蓄而必得通都勝地為之觀游
名山大川備其登覽以宏其器識以招其見聞庶幾其
所負者不卑以隘也不然井蛙管豹庸庸瑣瑣烏足以

為士哉此司馬子長之所以遠遊也淦浦溪聶氏為邑
著姓士安少負奇氣長而好遊嘗拿舟下彭蠡道金陵
歷山東以至燕冀徘徊登覽浩然以歸久之以為未足
也復辭家而來今年聖天子舉巡狩之典駐蹕北京余
備員扈從與士安相會者累月歲寒士安告歸請予一
言昔蘇樂城出西蜀以為於山見泰華於水見黃河於
人見歐陽公其喜幸為何如也今士安之行幾萬餘里
以至於斯仰居庸西山之高俯桑乾易水之深登黃金

之臺弔涿鹿之野其厭飫於山水之奇勝古人之塵迹
不特黃河泰華而已也況今天子做成周營洛之意肇
建一都北京都會之區而車駕臨幸四方萬國輪輻輳
湊人士雲集士安遊其間宣無所得哉今歸故鄉里閑
交游更相勞問扣子之所蘊必有歎異之者矣是為序
送羅貞吉還江寧序

聖天子既登寶位百職咸舉庶事用康民物豐阜翕然
以和乃永樂七年春倣古巡狩舉省方之典駐驛北京

凡四方藩臬暨郡縣有司皆奔走效職冬十有二月江寧簿羅貞吉亦以公務來胥會京邸與予握手者累日事畢侍講曾君子啓合諸同列賦詩為別屬予一言貞吉故儒者性行純篤寡言辭與人交謙而有禮始以秀才應辟當得七品官銓曹以江寧急缺奏為簿或曰江寧亦縣也民夥事繁旦夕汲汲雖奔走奉承有所未暇若以儒者處之持迂闊之論行迂濶之事鮮不曠官失職而遭黜罰也予曰不然儒者讀書窮理宅心公平無

所施而不可彼以刻薄殘忍之行狐媚狙詐百態逢迎
苟祿取容欲以僥倖於旦夕者豈儒之所為哉貞吉自
受命以來不戚戚不汲汲雍容和緩舉於其職未嘗棄
儒者所行而為暴吏之舉宜乎士民信之君子稱之政
事脩而名聞流而後知貞吉為政果無愧於儒者也貞
吉之歸尚求有以副聖天子拳拳愛民之心始終不變
吾儒之道則庶幾無負諸公屬望之意而予亦與有榮
焉

胡氏山居八景詩序

距吉水之南十里許有山高出霄漢挺然奇秀曰夫容山山之下舊族胡氏世居之環山四傍川原林壑遠近映帶而烟雲風日變態之狀四時朝暮粲然呈露無不可賞而可愛者胡氏之彥中書舍人海澄家居時日登覽而樂之乃掇其最勝者列為八景曰夫容疊翠曰墨潭澄碧曰燕岡曉日曰濠嶺寒泉曰石井春畊曰楓林夜讀曰鍾岫晴雲曰砂山霽雪其官京師也徵縉紳士

大夫詩以咏歌之既成帙乃謁予求為之序且曰思昔陽山天下之窮處也一見諸韓昌黎之文而名遂傳袁家渴遐陬之小區耳一經夫柳柳州之品題因得以不泯地由人勝事以言傳自古則然也幸不鄙而賜之予曰嗟乎海澄之志則遠矣予言曷足取重哉且吉水為江右名邑八景吉水之勝處固非陽山袁家渴之比第乏昌黎柳州之文詞發揮之耳雖然千載之下是地之勝又烏知不因今日賦咏之什而有聞乎此政海澄之

志也予言曷足取重哉若夫其間景物之美游觀之樂則諸公賦之悉矣予特舉海澄志之所在者書以弁其端云

贈陳希顏赴涇州詩序

吾邑黎田陳氏為衣纓家自唐宋以來代有聞人其間或以相業稱或以科第顯或以文學著前後相望至元時又有若存存翁者負通明之學卓然見稱于時至今鄉里猶景慕之存存之孫曰希顏由博士弟子員登貢

成均未幾佐政大理復為刑部郎中清慎平允稱於其
職後以薦者擢知蘄州復為寧海今年秋九月以秩滿
改平涼之涇州在朝士大夫相交者咸賦詩為餞以予
為鄉里不鄙命序其首簡予聞希顏在寧海時善於其
政寬厚慈良弗峻弗激宅心以公正而不局於徧迫待
物以平恕而不流於苛撓因民所利者而興之所病者
而去之閭閻田畝之間稱道其美者如出一喙比聞希
顏去職其民之少者則相與追從之于道其父老則相

率詣闕下懇懇請留之不置觀此則知希顏之得民心而民之服其教令者可知矣今之往涇也譬猶施利器於盤錯駕輕車于康莊綽綽乎其有餘裕矣雖然慎終如始君子所貴循名責實古人所重希顏尚勉於其職異時報政于朝課績循良使涇之人懷戀去思如寧海之民則可以無負於司牧無愧於古之良二千石矣希顏尚慎重之哉

贈郭鼎貞還南京序

聖天子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圖治靡寧懷保小民明慎
刑罰故於邦刑之司必慎擇其人以典厥職所以重欽
卹而示哀矜之意也予友郭鼎貞始由太學仕為秋官
主事周慎冲密勤敏小心操履純潔稱於其職今年夏四
月以秩滿至京吏部第其績在優等以未及三考也命
復還其職在朝縉紳士與鼎貞游者咸賦詩為餞以予
辱在久要俾一言弁諸首簡予謂唐虞之治固不能廢
刑也而在於得人以任其職觀於臯陶之明刑弼教而

刑期於無刑則當時治化之盛可得而想見矣其後政教陵替始專任法律以罔其民於是作為刑書而亂獄愈繁若是者豈所以求民之生實所以速民於死耳欽惟聖天子法天圖治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切切焉以詳刑為第一事懇切戒諭至再至三惟恐有毫髮不當以傷天地之和於是天下之民莫不迪善率德樂生居業同囿於光天化日之下是果何道以臻此哉實由我聖天子躬行於上羣有司率職於下相與裁成輔相鼓舞

作興導之以忠信友弟而使之不爭示之以禮樂制度而使之不犯藹然慈良豈弟之風悠然惻怛忠厚之意治化之盛蓋亦幾致刑措而同躋於泰和者矣鼎貞尚歸而求之慎其始以圖其終惟清惟謹而恕以宅夫心惟欽惟卹而仁以濟夫物無激而撓也無狹而迫也無寬而至於縱也無嚴而至於殘也斯則聖天子任賢圖治之意而所以為明慎刑獄之本者實出于此雖然以鼎貞之賢其於是職固優為之矣然區區猶拳拳以是

為告者蓋所以期鼎貞於遠大而盡友朋忠告之道也是為序

丹陽宋氏族譜序

吾鄉宋氏世為衣纓家其先出自晉丹陽府君哲哲之後有興者為大常協律郎改官吉州官滿歸經新淦見柘鄉山水秀麗遂家焉其後族姓蕃衍則由柘鄉分黎陂由黎陂分今之橋灘然皆以丹陽為始出之祖以太常為不遷之宗橋灘自黎陂來居僅六世則始於居士

層十翁實進士常固之高祖也常固念其先君宏善嘗
欲脩輯家譜以繼於柘鄉黎陂之派有志未就而卒至
是乃體其先志叅以歐蘇之意別白疎戚考訂妄謬著
其行第爵位卒葬源委有釵尊卑有等綱舉目張秩然
不紊譜成將鋟梓乃來請為之序先王盛時宗廟有制
昭穆有序冠婚喪祭有禮自足以敦本厚族譜不作可
也去古既遠宗廟之制廢昭穆之序紊冠婚喪祭之禮
不講苟非譜以識其所從出別其所由分則世日以遠

族日以蕃親疎之誼乖骨肉之恩絕其不相視如秦越人者幾希記禮者曰禮不忘其所出返始之道也常固此譜殆不忘所出而返始者歟夫返始者尊祖敬宗之本也能尊祖敬宗則所以厚倫理篤恩誼以維持人心與行孝弟者舉不外是矣雖然作譜之要尤貴得實失實則不足以傳遠昔梅洞提舉以為其法當如臯陶之明刑慎罰不可輕出亦不可輕入苟輕出之是謂忘祖輕入之是謂誣祖聞者以為確論常固如此必有以審

之吾知其傳遠貽後也無疑矣然則後之人登名斯譜者其可不體吾常固之用心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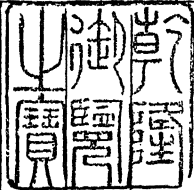
贈郭鼎貞南歸詩序

士之窮居獨處非資友朋之益非有見聞之廣以擴其心胸以舒其志氣則終於卑陋而已是以古之人以友一鄉一國為未足又尚友夫天下之善故其所至者遠所就者大而人莫能及也予自弱冠以來與郭君鼎貞雅相友善與予同游鄉校切磋琢磨有希古之志常恨

不得去其窮困卑陋以友天下之士其後予忝以春秋
登進士第轉官詞林始得與天下之士相接私竊喜幸
以為因是可以去其固陋以進於學而落落至今無一
藝可稱甚可歎也今年春二月鼎貞被薦來京師予躍
然以喜方欲資其啓沃以警余不逮曾未幾時遽承恩
南歸朋游相與固留之不可乃各為詩以道其情不鄙
謂予序焉余謂鼎貞之來豈為利祿而動耶其志固有
在也方其扁舟東下道彭蠡過匡廬覽九華登采石上

金陵慶風雨之會瞻日月之光與天下之賢士大夫揖讓交游所以脫其沉鬱廣其耳目發舒其胸中之奇氣者亦至矣今茲之歸譬如乘雲馭風而翔夫太虛之表其快可勝言哉抑予復有說焉古之君子所以取友於天下非徒事遊覽登臨之樂蓋將以充其志而成其學也鼎貞其去此而毋忘舊好遜志時敏日就月將因是而益充其志益廣其學以造夫高明正大之域他日抱負所蘊出而鳴國家之盛以圖揚顯庶幾先世之遺烈

可以垂無窮而復振於今日也余於鼎貞有責善之道
故不以頌而以規云



金文靖集卷七